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宗朱辨義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監生臣宋大樽

春秋宗朱辨義卷二

高淳張自超撰

桓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書即位桓修即位之禮也繼弑君不即位者不忍於先君之弑也桓弑君凡而惟恐諸侯國人之討急修禮以自定其為君也春秋仍舊史以書之而可以使後之讀者推求其故因以知桓之忍於先君矣桓

之所以忍於先君者他人弑君則已有不忍已自弑君而又何不忍耶則因以知桓之與聞乎故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垂雖近魯而實衛地桓弑君簒國甫五閱月而公然出境以會鄭伯不虞魯有石碏其人而鄭伯為陳侯哉其所以絕無忌憚者必隱之讓桓其說聞於諸侯其志信於國人也雖諸侯聞其說國人信其志而桓則身有弑君之事何以塗諸侯之耳塞國人之口而免其誅討必當日諱弑為薨或委罪於人而諸侯不得其實國人無以為名也故其修即位之禮既藉以蔽罪而其不成禮以葢隱公亦借口讓國之一端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宋女之子也鄭伯恐其得國而親宋故挾其弑君新立不敢仇我而急於來會又加璧以請祀周公既

自偽輸其祀周公之誠而又實得許田之利益一舉而兩利存焉桓亦因鄭莊為王卿士簒弒懼討既幸其為好會以自定而亦不得不從其請也高氏責鄭莊與隱同盟和好不能為隱討賊夫鄭莊豈討賊之人即其初交於隱又豈真有同盟之心者哉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文定以為垂之會鄭為主也越之盟魯志也亦自有見但以為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猶似鄭之歸祊加璧為真欲得許田者而不知鄭之結魯專為仇宋易許田以祀周公獨其名耳故自宋殤既弒子馮既立鄭既得志於宋而即無意於親魯所以七年即有會齊衛來戰於郎之師矣

秋大水

伊川曰桓行逆德而致陰沴文定曰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又以為堯之洚水警予為天地開闢以來未得所歸之水非堯有以致之而責後世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不得引堯為解其說甚正但後世解天災者動曰堯水湯旱然則堯水固非恒雨所成湯旱亦非恒暘所成耶堯之水非堯有以致之湯之旱豈湯有以致之耶夫天道人事原有感應之理有人事變於下而天道應於上者有天道變於上而人事應於下者然亦有感而不應著而不驗者未可以拘見論之也葢無逆德以致災則災為變有逆德以致災則災為常聖人遇災而恐懼修省勤勞咨警有預備之策有補救之方則災不為災後世人君既以逆德致災而又絕不關於心而為之計則災真為災矣

冬十月

二年

春王正月

桓十八年間書王不書王說終難定但借文立義則元年書王以正桓弑隱之罪十年書王天道人事十年一變而桓弑君之罪不可滌十八年書王明弑君之罪雖其身已歿而王法不得赦茅堂胡氏之說亦自可通至二年書王穀梁以為正與夷之卒文定以為正宋督之罪茅堂又以為治桓之會稷成亂俱屬牽合惟家氏以為喪事未終猶望王討者庶幾近之

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督弑殤公召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春秋不書鄭納馮不書馮入於宋者以其謀出於督既非鄭納又非馮

自入也若書納書入則疑於巳討督而殺之矣又不書宋督立馮以罪督及馮者馮之在鄭為殤公所忌而頻年加兵馮未必有復國之志及殤公見弒馮以親穆公子非有必不當立之義乃為弒君之督所立而不討督之弒君則馮固不得無罪然觀於諸侯會稷立華氏則馮以十年去國之公子一旦援立而督又有諸侯之助馮之勢亦有所不能想亦春秋所恕也

及其大夫孔父

如邾儀父則父為字如蔡侯考父齊侯祿父宋公茲父公子慶父季孫行父公孫歸父平鄭父國歸父陽處父箕鄭父胥甲父儀行父荀林父孫林父則皆為名孔父之為名為字雖不可攷而於弒君稱名則大夫不當稱字疑其名孔父也伊川文定以孔為氏父為名者亦自得之穀梁以為孔子之祖為祖諱故稱

字趙氏辨其非孔子家傳不當諱者㝡是孫氏以為天子命大夫亦未必然也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降而稱子朱子取程沙隨自降之說為妥伊川以為滕後屬服於楚故狄之然春秋服楚之國甚多未見降爵而蔡之稱侯許之稱男未嘗一著貶削也文定以為首朝桓公降而稱子狄之也夫四夷雖大稱子是周制為然蓋與中國子男之爵一也若春秋貶中國侯伯之爵稱子為下比於狄則中國本爵子男者其稱子與吳楚同豈相比而狄之耶且春秋諸侯之罪有大於滕之朝桓者夫子獨降滕爵以變亂其數百年來封自先王受自先君之名實必不然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春秋書成宋亂諸儒多以為聖人特筆朱子亦曰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皆是聖人直著誅貶然通春秋不按事作斷語即宋災故亦止言其所為而此成字若云遂其事之謂成則明坐四國以罪固春秋所無也恐亦是史氏之文耳蓋史氏以立君定國為能靖亂成字只作平字解諸儒則以討弑君之賊為平亂今既不討督而立督又相其君得有後於宋則亂以之而成成字不作平字解也從來弑君之國有黨賊之人亦必有仗節守義致仇怨於元惡不與共戴天日之人宋督弑君宋之人其肯唯督是聽哉聽其弑君又聽其立君即力不足以討賊而洶洶之人心未能遽靖也自四國會稷而馮之立國督之立家皆定宋之人內屈於賊黨外迫於強國衆怒既息而干戈不起四國之君曰宋之亂平矣平與成字不同而義相通故兩國釋怨解兵曰請平亦曰行成於是史氏以成亂書而夫子仍之者因事為文因文索義凡所

以定國人之亂者皆所以遂華氏之亂也成字即作平字解亦不没其黨賊奬亂之實而況春秋既不書殺宋督下文又明書取郜鼎納大廟哉杜氏曰成平也程氏曰諸侯當討宋亂不當平宋亂也義自明白胡氏曰成就也如三年有成之成也趙氏曰言宋之惡逆自此而成也轉費解說亦與會而言故之義不合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取之不義納之非禮書以罪桓也桓之會三國成宋亂使取鼎納廟不書則似桓為齊鄭所脅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本心矣今所取於宋之鼎則弑君之賂也而以納於大廟臧孫曰百官象之其又何誅夫桓身自弑君無誅葢直以身象之矣又何宋鼎之不可象哉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作紀侯

紀來朝稱本爵不與前後來朝者同貶文定以為紀為齊故求庇於魯非為桓立而來則誠如汪氏所謂聖人憫紀之弱小傷其無所赴愬而求援於姻國故原其情以恕其罪之說矣然試思罪至削爵罪莫大焉因弱小求援而即恕其莫大之罪豈聖人用法之公哉且為紀計以先事言之即不朝桓何至於亡以後事言之即朝桓又何救於亡紀不自強仰望於人以求延區區之國原非聖人所許而況朝篡弑之桓謂聖人反從而恕之耶必不然矣然則觀於紀之稱侯則滕之稱子非聖人狄滕其名穀鄧而人邾牟葛亦非以示貶矣蓋朝桓之罪直書而自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外侯相會無關於故則不書書蔡鄭於鄧之會左氏曰始懼楚也諸儒發明皆是

九月入杞

伊川以為杞稱侯皆當作紀前之杞侯來朝者紀侯也後之公會杞侯於鄧者紀侯也左氏以杞為說故前則云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而謀伐之此云討不敬也後云杞求成也然杞在周為王者之後入春秋稱伯降而稱子後以附晉而復稱伯未見稱侯也魯桓之時紀托於魯其始末甚詳而紀之本爵為侯故前之來朝為紀侯後之會鄧為紀侯惟此入杞則實為杞也

公及戎盟于唐

隱公盟戎戎伐凡伯而不能救又不問戎之罪春秋已書以譏之矣而桓又盟戎何也觀詩人作頌以戎

秋是膺爲僖公之功而夫子録之則而公盟戎而夫子書以示譏可知矣

冬公至自唐

伊川以爲書至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文定以告廟常事不書而以去國踰時之久會盟侵伐之危黨惡附姦之罪三者列於告廟之外胡茅堂又據左氏增策勲一説諸儒之論皆不出此是魯史於君之出而反無不書至者夫子作春秋於常事則削而不書必時久可危有罪策勲而後書至以著之矣然合春秋觀之分十二公觀之而義有不可以通者益策勲不策勲視乎其事時之久暫則書至而後可知不書至不可得而知至於危之罪之則有可危有罪而不至不危無罪而至者故不能無疑於其説也竊合春秋觀之則似前畧而後詳分十二公觀之則或因人以示義或因事以示義或因地以示義或因時以

示義而不可拘以為例也如桓公始至盟戎終至伐鄭莊公始至伐衛中至三如齊終至伐戎僖公至兵車之會不至衣裳之會文公兩至如晉宣公五至如齊成公四至如晉襄公五至如晉一至如楚昭公未遜以前至如晉如楚既遜以後至如齊如晉之類則皆因乎人以示義也如桓公至伐鄭以著突之未入鄭莊公至伐衛以著朔以諸侯之師入衛成公至伐鄭於兩至會之後以著鄭之未服襄公至會於兩至伐鄭之後以著鄭之已服哀公至伐齊於齊侯卒之後至黃池之會於於越入吳之後之類則皆因乎事以示義也如僖公會溫而至圍許成公如京師而至伐秦昭公至乾侯定公至瓦之類則皆因乎地以示義也如宣公五年春如齊而夏始至成公十年七月如晉逾年三月始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逾年五月始至之類則皆因乎時以示義也又有以書至示不書至之義者如僖公牡丘之盟於淮之會皆

至莊丘救徐於淮伐英氏以著於檉首止甯毋於洮葵丘於鹹之皆無事也又有以不書至示書至之義者如莊公於穀之遇於扈之盟皆不至以著納幣觀社逆女之三如齊皆為有罪也又有不可至而不至者如成十年會納鄭伯既不可以至伐又不可以至會襄七年會鄬救陳陳侯逃會既不可以至會又不可以至救陳襄九年伐鄭盟戲鄭伯逆叛既不可以至伐鄭又不可以至會二十六年澶淵會四國之大夫不可以至會哀十一年會吴伐齊齊吴為艾之戰既不應至於戰前又不可至於戰後故皆不至之類是也又有不成其會不成其盟不成其伐而不得不至者如成公沙隨之會不見而至會又會伐鄭不用其師而至會昭公會平丘不與盟而至會之類是也又如隱桓莊僖之私會私盟私侵私伐皆不至而至文之盟穀宣之伐萊定之會夾谷盟黄侯鄭侯齊者以著隱桓莊僖皆自為政而後則受制於強鄰也莊

僖之公會公盟皆不至而文宣襄成之公會公盟無不至者以著前則言歸於好而後則受迫於勢也僖公三如齊而不至而最後一至文宣成襄昭之如齊如晉如楚無不至者以著後之朝於齊晉及楚皆非得已也桓僖文宣哀之伐邾皆不至而至定之圍成者以著定之失政而不能墮其強邑也葢聖人之筆削示義微而著變而不窮而豈如諸儒危之罪之之粗見又區區計其時之久暫及策勳告廟之常事而已哉若隱公盟戎不至而至桓之盟戎者春秋於隱原不以書至示義故不至此為書至之始始至盟戎終至伐鄭以著盟戎伐鄭之均失也伊川文定以為危之其說迂矣若準以春秋誅篡賊之義則當望戎之能討惜戎之不討而顧惟恐其見討乃為篡賊致危耶

三年

春正月

伊川曰不書王明桓之無王也文定曰自是以後凡十四年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惟兼責王之不王其義既著故終桓之世王四使於桓皆不必去天以示貶矣

公會齊侯于嬴

左氏以為成昏於齊者亦謂齊昏以會嬴而成也杜氏家氏遂以為不由媒介親會已婚蓋見春秋不書納幣而亦未遣如齊之使故也而不知公子翬之逆齊侯之親送公之親會譏春秋譏其重者而納幣可以無書也又魯宋世為姻好隱以鄭之故敗宋結怨桓為仲子所出齊恐新君復通宋姻有意來親魯以既失好於宋則不得不脩睦於齊故嬴之會不特魯欲娶女於齊而亦齊欲嫁女於魯也自此而莊僖文

宣成皆娶齊女而宋之交絶至伯姬歸宋而始通也然則公之會嬴乃齊魯世好之始當是請婚有使納幣之禮行而逆女有期先為好會非必桓之親為乞婚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相推為牧伯也朱子取其說汪氏疑於莊二十一年左氏傳鄭虢胥命於弭同謀納王不可云相命以伯然王室有難齊宋魯衛大國置若罔聞鄭虢納天子定王室以如此大事自任則其相推以伯也勢或有之如謂相結以言而不盟則凡諸侯之會而不盟者獨無相結之言耶且胥命云者夫子之文耶舊史之文耶抑舊史但紀其事而夫子特起胥命之文耶如為夫子特起胥命之文亦必舊史記蒲之事與記他會盟之事有異辭而後夫子變文為胥命也舊史之記事有來告有傳聞齊衛之於蒲如其來告

齊豈曰不穀以其事命衛侯衛侯以其事命不穀衛豈曰不穀以其事命齊侯齊侯以其事命不穀耶如以傳聞得書則與他會之相結以言何異而舊史獨變其文不以為相會而以為相命耶如謂舊史無異文則夫子亦何憑而知其相結之事異於他諸侯之會耶固知齊衛於蒲非徒相結以言也則謂其相推為狄伯疑得其義矣夫命猶令也天子致伯以天子之命為重齊衛非由天子之命而自相推以為伯故舊史得之傳聞異而書之夫子因以罪齊衛之僭而妄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作紀郕公作盛

紀逼於齊而托於魯魯與齊不相好則附魯以為敵於齊魯與齊相好則藉魯以求觧於齊故公既與齊侯為鬷之會而紀急結郕以會公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隱之時翬帥師兩見不稱公子桓之時逆女一見稱公子伊川以為不稱公子隱之賊也稱公子桓之黨也諸儒議論多與此合是夫子削公子於未弑君之前書公子於既弑君之後恐後人不知翬之為賊而故反其名實為文以發後人之疑使思而得之也亦太曲矣何不書公子於未弑君之前削公子於既弑君之後為更明白直捷乎葢翬在隱時雖主軍政隱尚能制之君眷未深已威未立未嘗命之為公子也至桓之時桓感其戴已之恩翬恃有立君之績眷深於主威加於人桓以公子命之史臣亦以公子書之矣於是夫子因之而義自立也若曰是前之未嘗稱公子而今稱公子者也何以得稱公子弑隱立桓桓

德之也弒君之賊泰然受公子之命行公子之事而國人不能討天王方伯不之問而人道絶矣初入春秋舊史大夫直書其名者未賜族也隱桓及莊之初年内大夫無駭柔溺皆不氏外大夫紀裂繻鄭宛鄭詹皆不氏内而翬不稱公子外而齊侯之弟年鄭伯之弟語不稱公子稱公子自翬始而後三桓之子孫稱公子公孫久而外亦稱公子公孫矣此世風之變終春秋之世強家悍族世專國政有崛起者無非公子而史臣依世變例雖欲不稱公子不稱氏不可得也說春秋者以書名為貶然則何貶於前之數人而獨不一貶於後之數百人乎即以弒君言之州吁不稱公子無知不稱公孫宋督宋萬不稱氏而自里克以後楚商臣許止蔡般稱世子齊商人鄭歸生楚比稱公子趙盾夏徵舒崔杼甯喜陳乞無有不氏者非前之弒君貶後之弒君無貶可知也觀乎此則知史臣以世風而變變而翬於隱之時不稱公子非夫子故

削之於桓之時稱公子非夫子故筆之以示義明矣至於不親迎而使卿逆不使他卿而使翬失禮而寵逆臣則直書而義自見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伊川言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且如秦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於此又云齊侯出疆送女非義也然則迎者不越國送者又不出疆如秦娶於楚女出國門之後未至秦館之前遥遥數千里車馬在途晨起暮止閨中弱息可徒委之傅母之手乎文定以爲婚禮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其說是已然則齊侯送女之非義殆桓公失親迎之禮以致之也夫婚姻大事禮當親迎以明授受雖遠適而閱月踰時不爲委宗

廟社稷也如天子廵方諸侯朝覲委宗廟社稷而出出而閲月踰時不可以已焉則婚禮大事人生一行耳何必以委宗廟社稷為疾哉倘迎者不越國則父母兄弟不得不送齊侯之送春秋又何必書以示譏乎

公會齊侯于讙

齊侯在讙公於情事亦不得不出會矣是公以不親迎而致齊侯來送之非禮齊侯以來送而致公出會之非禮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莊公親迎而姜氏書入桓公會讙而姜氏書至是公之於讙為會齊侯而非迎姜入矣其不言公子翬以

來者公羊以為旣得見乎公也穀梁以為公親受之於齊侯也亦不必然葢旣為齊侯所送則非公子翬所以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女而使弟來吳臨川以為情之私而非禮之正者是已惟不以禮制情所以不能別嫌明微辛致諸兒為鳥獸之行歟

有年

公羊以為喜固非伊川以為記異謂桓弑君而立宜有凶災今乃有年故以為異義亦未盡惟孫氏謂桓十八年祇此一年有收以著桓世之多凶殣也張氏謂桓十八年水旱與螽蟲見獨此年五穀僅熟故以

為異特書於冊著桓公之罪
憫魯國之民也二說為當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於郎諸儒以為譏遠固是左氏以書時為禮者獨就狩言狩如及齊人狩禚西狩獲麟之類以子月雖春而時令在冬狩亦無害不為共祭之狩言耳然此以言昭定年閒之書大蒐為僭禮而簡車徒則可此年之書狩恐是譏時狩之非禮也四時之田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之祭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舉於四仲周正之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也諸儒溺於周不改月而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皆用夏時之說故皆以正月狩正月烝為得時惟孫明復以春烝為非禮而曰四時之祭用孟月者則又以春秋書正月烝

為當祠而烝而以周正之孟月言之也然周實以周正之仲月祭此年正月之狩八年正月之烝皆書以示譏耳攷於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則田以共祭國之大事桓踰時亂禮其罪為大也此年及七年闕秋冬伊川文定以此年為天王來聘七年為穀鄧來朝之故殊無義理杜氏謂為闕文呂氏取之朱子亦然其說然昭十年闕冬字定十四年闕冬則杜氏為是桓之世十四年不書王兩年闕秋冬恐未必無義也或是田祭大事桓惟失冬狩冬烝之時故闕二時以著其罪但狩闕二時於本年烝闕二時於前年有不同者狩之前年秋冬有逆女齊聘大事烝之本年秋冬有伐邾逆王后大事故不得而一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名咺名糾諸儒之說詞嚴義正似不可易但所云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者

舊史之例耶抑夫子作春秋之例耶如為舊史之例則來賵仲子之宰來聘桓公之宰必不書名矣如為夫子作春秋之例變例書名示貶則舊史原不書名夫子亦無從得其名而書之也豈舊史於王臣之來者官爵氏族名字備詳於策故夫子得以考核而竄筆削耶然則何以聘桓之王臣又不盡書名以貶而使後儒强為從同同同之說耶此必天王重歸賵聘桓之事而使宰宰自謙抑而稱名以致來歸來聘之詞舊史據直書之夫子仍而不削以著天王之命使同於列侯咺糾之來使同於侯國之大夫而魯之不辭而受又公然書於國史為交有罪也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下當紀陳佗作亂事全簡脫之趙氏之說為是三傳不作闕文曲為之說殊不可從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春秋諸侯不世相朝矣小朝於大弱朝於強其勢然也外來朝書朝內往朝書如者魯以朝於諸侯為諱也齊之淩紀而欲吞併之也久矣又有鄭以助之二國豈朝紀者哉若假朝禮以往而圖襲取則掩耳盜鈴其計拙矣齊鄭必不為此拙計以取笑於天下諸侯也故不特紀必不信而備之即齊鄭亦不安意紀之必信而先自托此辱名也且使果假朝禮以僥倖紀襲而墮其計則紀必以朝告於魯魯必以朝書於史夫子何不直書朝紀以明著其跡而罪之而亦以諱魯者諱齊鄭不書朝書如哉當是假事以往不但不實行朝之禮而亦不虛托朝之名也又外如書祭伯來實來介葛盧來之類非朝也亦書來內如成公

如晉會葬非朝也亦書如外如齊仲孫來非聘非盟也亦書來內如大夫之如他國而非聘非盟者多也亦書如則齊侯鄭伯之如紀何必斷以為朝紀哉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公作任

書仍叔必仍叔尚在書子而不書官必未嘗官既未嘗官則王不宜使仍不宜任使不宜使而使不宜任使而任使王與仍叔交譏也故以為世官者猶疏也如世官則其子已官當以其官來舊史必書其官而不煩錄其父使舊史不錄仍叔夫子何由知其父為仍叔乎且所云世官者謂不宜不擇其子之賢不賢也如其子果才賢則用其父何妨并用其子哉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書從王則王之首兵可知矣孫氏不使天子首兵之說非也恐是國史之體宜然

大雩

孫氏以為謂之大者著其僭用天子之雩也文定以為特謂之大皆國史所不能與也其意皆以舊史不書大夫子書大以著其僭耳然使舊史書雩何以知其非雩境內山川夫子必坐以雩上帝而加大字以著其僭耶當是魯人侈其得舉重祭而自大之史臣因而以大書之而不知其僭之妄夫子作春秋一仍之以著其僭之妄也凡書大蒐大閱恐皆如此

螽

冬州公如曹

紀侯去國本末分明州公如曹何以知其不復下書實來何以知實為州公之名夫子前不書實後不書州公但欲於稱爵稱名之間以寓褒貶反使後人疑於事跡豈作經傳信訓世示後之意乎左氏以為淳于公又若實有攷證者然云度其國危遂不復又不載當時侵淩而驅迫之者為何國實來之為州公三傳皆同而州公之始末各不能詳張氏攷昭元年傳云城淳于意其因州公不反國為杞所併夫杞在春秋時微弱不能自存而取併淳于以動諸侯之兵哉若因其不反而後併之則前之致其國之危而不反者又棄而不取作為杞有何也此等處皆難據以為論而三傳所云無害於義姑從之可也

六年

春正月寔來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公左作盛）

紀不自強畏齊而謀於魯魯力不足以抗齊而存紀徒與之會而受其朝夫春秋小國之托大國以自存者多矣而紀托於簒弒之桓桓以簒弒之賊不可容於天地之間而強欲庇紀家氏以為義之不容已春

秋無譏者非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盛暑大閱伊川以為妨民害人失政之甚者是已又以為不言公者懼鄭畏齊為國講武非公之私欲者

不必然也桓與鄭莊易田結好閱五六年未變於齊則新締姻盟即鄭忽以班後之故怒而翘齊齊亦未必見聽齊鄭之師何名而起而顧汲汲講武於盛暑之候哉蓋桓欲庇紀則不得不反顧於新婚之齊欲背齊則不得不渝盟於易田之鄭夫德與力既不足以屈齊鄭而存紀而徒簡車徒習戰陣以冀與齊鄭僥倖一戰之勝以為謀紀之策而謂非其私欲乎哉春秋於會紀於郕之下即書大閱固明以著公之閱武蓋為紀也

蔡人殺陳佗

陳殺州吁非陳之意衛人之意也故以討賊之義予衛人蔡殺佗非陳人之意也故不以討賊之義予陳人蔡雖或殺之以私而佗實弑君之賊以私殺之而不害其為公故予以討賊之義而使亂臣賊子知不

容於天地之間也佗之為賊不可成之為君而又不得不繫之於陳固知書佗非予陳人之不君之書陳佗非予陳人之能討賊而實罪陳人之不能討賊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諸儒以為正嫡嗣而防僭亂也然文成皆嫡嗣而生不書子赤以嫡嗣見殺而生不書何耶穀梁曰疑故誌之推穀梁之意以為文姜與齊侯亂事雖在後而桓有同非吾子之語必當時魯人多有疑同為齊侯之子者夫子以為周公之祀豈至是而斬乎書子同生以破疑而決同為桓之子也公羊必非無因而撰同非吾子之説或桓無是言而齊魯之人謫之齊魯之人造此謫必文姜於子同生之前亦嘗如齊而經不書非十八年如齊而齊侯始通也夫子蓋為此懼故詩録展我甥兮春秋書子同生以正周公之世祀

也雖然春秋之立義若此是反以滋後人之疑矣左氏曰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疑有得於經意者周禮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春秋之時雖無有請天子以世其國者而桓儼然舉以太子之禮命名紀日登於國史僭亦甚矣桓之世天子連年來聘而不朝又不使大夫聘大受諸侯之朝而轂鄧稱名邾牟葛稱人田祭違時變禮而又以太子之禮舉其子蓋皆無王之實跡也此春秋所以十四年不書王而蓋書其僭亂之事以明著其罪歟

冬紀侯來朝

責紀侯者但當責其和輯人民效死以守雖至於亡不當朝篡弒之桓以求庇如責以上訴天子下赴賢侯則當時大國孰為賢侯而赴之天子微弱雖訴何濟哉且此後亦出通婚王室之計而歸女為后矣反

觸齊怒而速其亡非但無益而已也左氏以來朝為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者不然也紀之通婚王室必魯為之謀故逆王后而祭公來齊因怒魯之為紀謀而有郎之師也又諸儒欲實朝桓貶爵之說謂春秋憫紀而恕其罪使果恕紀朝桓之罪則兩書會郕亦足以著畏齊求援之本末矣其兩來朝可以不書而春秋兩書來朝是既以著其附魯之跡而亦明治其朝桓之罪義不係乎貶爵不貶爵也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朝篡弑之桓或貶爵或書名或書人諸儒以為各立義以示貶說近嚴正但疑於紀不貶爵滕終春秋之

世稱子則於諸儒之說有不可以通者公穀以為穀鄧失國比於實來之書名然攷左氏逾此兩年巳子聘鄧鄧猶能力抗楚師未失國也如適國人之篡逐則當來奔不當來朝矣又如郳黎來朝莊公亦書名郳固附庸不若穀鄧之為侯伯向使舊史原不書名夫子雖欲書名立義恐亦無憑而攷曲禮有云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是必穀鄧以見天子之禮稱名朝桓桓不辭而受其禮舊史書之夫子因而直書以交著其罪也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伊川以為冬烝非過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然即不書正月烝專書五月之烝亦足以著夏烝

之非禮何必誌此以起彼乎夫四時之祭舉於四仲周既建子首春則當於丑月舉春祭於辰月舉夏祭於未月舉秋祭於戌月舉冬祭是烝祭在十一月矣以夏時言之則十一月為季秋以季秋而舉冬祭疑於時令不合即有改移亦當改於十二月蓋十二月為周之季冬已為夏之孟冬故也文定據逸周書謂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用夏時汪氏引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在十二月辨之以為周用亥月烝者亦自有據然觀十四年八月書御廩災乙亥嘗則周本以周正之仲秋當其烝祭必舉於仲冬而為歲之十一月也左氏昭元年傳曰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於溫趙氏以十二月朔烝於家廟則晉之既烝云者當在十一月此亦其可證者也蓋烝以獻獸為義嘗以薦新為義豳風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民間之狩獵也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民間之食

新也若以夏正之仲冬烝仲秋嘗則田狩之肉已充民庖蔬菓之熟者庶人食之久饜而人君始以享先祖是嘗非薦新而薦先祖以民食之餘矣何以爲名爲義乎禮至周而備祭之名祭之義皆因以定莫善於以周正之仲冬烝仲秋嘗也先儒以四時之祭在孟月卜日不吉則於仲者是必夏禮之四祭在夏正之孟月以夏正之七月嘗猶不失薦新之義耳此年之書烝終當以穀梁之說爲是葢既逾年而又非時亦以譏其不及事之慢非以起五月復烝之瀆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四年五年既連年來聘纔逾三年又遣來聘之使何天王加禮列侯之勤耶列侯朝聘闕如而天王之禮有加不已即非施於簒弑之桓而亦不能無譏矣

夏五月丁丑烝

五月而烝是必以前年失冬烝既補烝於春祠之先因禮不備而又復烝於夏禴之時也非時而瀆亂甚矣

秋伐邾

陳氏以為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固知此與及齊師戰奚及宋衛伐鄭大夫而不名不稱師師者以他公稱大夫帥師皆有義而桓之世義不係乎名大夫也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紀者魯之婚姻也齊實逼之紀乃附魯以求援紀之通婚王室必魯為之謀故書祭公之來以著事由於魯也詳書逆王后紀季歸者又以著紀通婚於王王亦不能庇紀也其後魯不得已為黄之盟以平齊紀齊卒不肯釋紀以聽魯而尊王又王姬歸齊之下即書遷紀三邑越二年而紀季歸齊三年而紀侯去國數十年間紀侯之來朝會盟紀季之歸齊紀侯之去國悉書者詳紀之始末也紀姜之歸京師王姬之歸齊伯姬之卒葬悉書者見天子諸侯婚姻不足以相固而齊之強暴周魯之懦弱也諸儒但於祭公之來紛紛議卿逆公監之禮專命遂事之罪猶未悉當日之情事也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文定以為逆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歸稱紀姜化天下以婦道也然則魯逆稱女何不示一國之母儀歸稱夫人何不化一國以婦道乎不可以通矣陳氏以為諸侯逆稱女至稱夫人尊夫人也天子逆稱王后歸稱季姜尊王也其說似矣而未盡也葢如是云云者魯史之體也使不書逆王后而書逆女則失尊王之體矣使不書紀季姜歸於京師而書王后姜氏歸於京師則又失記他國事之體矣至於魯逆書女者未至不成為夫人至書夫人者或為夫人其義又別也高氏以為古者后夫人必娶嫡女今曰季姜則非嫡不可以母天下故

春秋嚴其名亦是一義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朝莒弑之桓曹伯之罪有甚於滕榖鄧邾牟葛者六國弱小難以自存或不得已假世朝之禮以託大國曹在春秋之時諸侯會盟無不與者不煩附魯以求列於諸侯也六國皆其君來曹伯有疾又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來哉汪氏以與降爵書名稱人示貶之義不合謂朝桓皆貶而射姑不貶者葢世子不當攝君朝諸侯沒其名則罪不著而從伊川別立義之說而不知世子攝朝當貶世子尤當貶曹伯使春秋以示貶為義準諸滕子之降爵則當書曹子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準諸榖鄧之書名則當書曹伯終生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準諸邾牟葛之稱人則當書曹人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如是則既以示貶而使世子之罪世子不辭而攝之罪亦未嘗不著何必別立義而使後人疑於其故哉又諸儒從同同之說春秋未嘗有

也葢諸儒強立爲例至於義不可通則以爲從同同使春秋有從同之義則滕子降爵而𣪠鄧邾牟葛皆可從同矣或一書名而他皆可同或一稱人而他皆可同矣何以一降爵一書名一稱人罪之大小輕重如此其嚴謹而獨於曹伯不一定其罪之何等而姑從同同哉觀於此則知滕之降爵非以朝桓而降𣪠鄧亦非以朝桓而名邾牟葛亦非以朝桓而人之矣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魯不得於齊故結衛為好會以討與齊為敵衛畏齊之強而不敢親魯故始約中變而失信於桃丘也魯之不得於齊者為紀故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以三國來戰為鄭人怒魯請師於齊齊以衛師助之夫班次後鄭者魯以周制定之也鄭卽怒魯不當若此其甚且鄭怒小事耳齊魯以昏相親北戎之役魯亦以師救齊顧不德魯之助已而曲聽鄭言伐其昏姻以洩鄭之小怒哉固知齊亦怒魯也齊之怒魯以魯庇紀近又為紀謀昏於天王也夫伐國必有詞鄭以周班而後既不可以執言齊以紀侯之故亦不可以執言是以突師來戰齊之怒甚於鄭故齊為之主兵也其不書伐竟書來戰者凡伐人國必受伐之國不服而後戰此以著三國志主乎戰雖修詞以

譏而亦必不釋此以去也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稱人文定以為貶而人之然不貶於來戰而貶於盟當不然矣但使來戰稱人盟舉爵則似大夫帥師而諸侯盟故爵於來戰人於盟惡曹然後知事雖逾年而實不過閒一月戰者三君盟者即三君則貶爵者實坐三君之罪至於盟惡曹則罪減於來戰而人之之說未嘗不是而不知春秋之義於來戰舉爵者實坐三君之罪至於盟惡曹則罪減於來戰而從畧書人也又以此之畧而書人著前之詳而舉爵所以目三君而治其罪也趙氏曰一役而再見故畧而人之義亦未盡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高氏以為鄭忽既立不待五月而葬其父是生亂階夫忽之速葬其父或亦有不得已者也忽以世子為質於周突為公子於內勢必植黨圖篡及鄭莊之卒而謀作亂事既不成懼而出奔其奔必於宋者蓋宋馮居鄭十年其於鄭突必氣味相合故於其來奔而執祭仲脅使立之也然則忽之速葬其父知有宋難而將有以備之耳夫身為世子將有鄭國無策以靖突之亂而禮不備於喪死是亦不足以負荷先君之業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宋馮以父命出居於鄭宋殤惡之鄭為之出死力以抗宋者十年殤見弒而馮得立皆鄭之力也鄭莊甫卒即執其臣以助庶奪嫡使鄭亂者二十年溺雍氏之寵希一日之賂而反恩為仇非有人心者矣

突歸于鄭

突不稱公子突原未稱公子也如以削公子為貶則楚比歸楚稱公子顧為無貶耶其不繫鄭則與赤之不繫曹諸儒以為皆以正其不當立之義者是也

鄭忽出奔衛

先君既卒不當稱世子據朝於天子稱童子侯未逾年之君稱子之義則忽以嫡子嗣位實未有罪何以槩無稱也竊恐童子侯者亦朝於天子自抑損之詞非常稱也稱子者如魯新君未即位而卒為臣子之

辭列於會盟而從諸侯末爵之辭皆非常稱也文定以為出奔而名不能君也夫忽之於國內則突欲簒嫡外則宋欲亂鄭內所恃者大臣而祭仲則脅於宋矣外所恃者鄰國而齊魯則與我有隙不可以告難矣忽固計無所出也向之不婚齊以北大國雖謂之能自強可也又嘗救齊北戎之難而有功蓋亦能軍矣一旦外脅於大國內制於權臣不得已而出奔遂譏其不能君過矣出奔而名者在喪未即位不可以稱爵既不稱爵而又不名則知奔者為鄭之何人耶如以不稱爵為譏其不能嗣先君然則突之奔而稱爵為予其能嗣先君耶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魯宋舊好自隱公以菅之師而絕宋絕而親於齊鄭至此以紀之故將為之出力以抗齊故又欲與宋陳

蔡合未必為宋責鄭賂為鄭而求觧於宋也或是既盟之後宋好通矣然後為平宋鄭之舉耳桑之以大

夫盟諸侯蔡之以弟與盟皆直書以示義如以桑不氏為貶然則蔡叔之稱字又為春秋賢之耶

公會宋公于夫鍾 鍾公作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桑盟三國公則專會宋公結好於宋也於夫鍾於闞一時兩會可謂勤已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歐蛇

伊川以為盟莒以援紀難極是前之盟宋陳蔡後之盟宋燕皆為紀故也兩盟宋者諸國之中惟宋為大可敵齊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左氏以為平宋鄭若既盟矣則平兩國之言已刑牲告神而定之矣何必又與宋屢會又速盟鄭而連師伐宋哉吳氏以為合宋與燕别有他事非為鄭賂者是已蓋皆為紀也又致燕人者多為之黨以恐齊而樹其敵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穀丘之盟雖以他事合宋亦必有為鄭致請之意故又兩為會以求之而宋卒不從是以與鄭為武父之盟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鄭為齊以苦紀魯為紀以求合諸侯乘突新得國將以攜齊鄭之交故為之屢會宋公以求免鄭賂所以示德於鄭也宋既不從而鄭亦怒宋之深而謀合於魯矣是以為武父之盟也魯之盟鄭者必為鄭而圖宋故逾月而有宋之戰也鄭之盟魯者必為魯背齊以扶紀故逾年而有七國之戰也

丙戌衛侯晉卒

盟不可以不日辛不可以不日各為一事不可并日而書故兩書日蓋得其日則不妨兩書日不得其日則亦竟不書曰可見以書日不書日為有義者未必然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孫氏以為不言公諱之也夫以魯桓之簒弑十八年間明文以著其罪者多矣何必為之諱伐宋哉高氏以內沒公而稱及鄭不爵而稱師為均其罪然內即目公鄭伯即稱爵如郎之戰諸侯皆稱爵又豈非均魯鄭之罪哉諸儒以戰之日丁未距盟武父之日丙戌纔二十二日必公及鄭伯而沒公稱鄭師也然稱鄭師必非鄭伯魯亦必非公諸侯盟而大夫帥師以伐以戰亦事之常無足異者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鄭莊死心為齊以圖紀鄭突反其所為而助魯為紀以抗齊者非有扶小弱抑強大之公心也所以報魯戰宋之施也而忽又在衛故戰勝之後又與魯為曹之會又使其弟語來盟所以固魯之交以與宋齊衛為敵也文定辨左氏宋責鄭賂之非而以齊紀世仇謂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其說甚合而責紀之義尤精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會于曹疑曹伯亦與然觀前後之文未嘗一連曹師則恐曹或與會而不與誅也

無氷

夏五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鄭結魯以敵諸侯既懼諸侯之莫敵又虞魯之不相信而終惡也故會曹之後急於求盟不使大夫而使其弟者以最親者來示已之誠意於魯也又與齊侯寵愛弟年者不同文定概謂諸侯弟兄例以字通春秋書名以罪其寵愛之私者不盡然也持國書將君命來會魯君以邀於神既以名通而有不列名於冊者乎但春秋諸侯之背盟傷信多有以親盟而變者況於弟耶況突不有其先君之適子而愛其弟耶盟亦未可恃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災四日而嘗是譏其用災餘以祭之不敬非譏嘗之不時也諸儒兼譏不時者謂周之八月為夏之六月六月為季夏非嘗祭之時然使周之嘗祭本用夏之仲秋而當在十月則何為既遭廩災而反先兩月以

嘗耶嘗祭物備豐於祠禴閟宮秋而載嘗夏而楅衡若當在十月則八月之時白牡騂剛方在戒有司省視畜養之時而顧倉猝用之耶王氏以為秋嘗以成物而薦新為義夏之六月物未西成未可以嘗誠如所言則六月禾稲未熟御廪本空雖災不害何必書以示譏耶須知六月之時蔬菓初成而禾稲亦有最先熟者不謂不可以嘗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立突以篡忽突在國而宋合四國以伐鄭怒突之合魯以伐己也其後突失國入櫟而復兩合諸侯以伐鄭惟恐忽終有鄭不若突猶為我之所立也劉氏王氏以此為均五國之罪貶而人之然則十五年四

國伐鄭十六年五國伐鄭皆舉爵為貶其伐突而褒其伐忽耶又如齊僖甫卒喪未逾月與伐者必非齊襄則其書齊人者齊大夫也何用知蔡衛陳非大夫而謂春秋人諸侯以示貶哉蓋著其事而畧其人是君是大夫不必詳也其書以者歸罪於宋之主兵以著前之齊衛燕師雖均敗績於鄭而三國不怨突怨突者獨宋也亦以著後之而伐鄭為魯衛陳蔡之皆欲納突突而非特宋之欲納突也與書以楚師伐齊同此書以罪宋彼書以罪魯也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天王下求於諸侯固為非義然亦可見王畿侵削國用不足而諸侯職貢之闕矣來求於魯則其求於他

國可知而春秋於隱書求賻於桓書求車於文書求金亦以著魯之於王室既不供塟事而時獻之禮并廢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塟齊僖公

天王崩而不奔喪齊僖卒而往會塟春秋有書事在此而示義在彼者此類是也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忽奔不爵未即位也突奔而爵已為君也春秋非崇突之不正而卑忽之正也從其實而已忽復歸君鄭卒謚昭公未嘗一事見經者忽未交政於諸侯也突保一邑鄭之宗廟社稷不得而主者十餘年而垂之

與齊侯陳侯遇猶稱鄭伯者突交政於諸侯也春秋非黜忽璽子儀而錄突也亦從其實而已伊川以突之奔蔡為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其意以突稱爵忽不稱爵謂國人君突不君忽而不知突奔忽歸鄭人助忽璽子儀拒突於櫟者幾二十年國人固君忽璽子儀也突既自櫟入鄭傳于世國而突卒謚厲國人固非誠心君突矣又祭仲立所不應立而後復專國致突出奔罪有加焉突惡仲之專而欲除之其罪不甚於祭仲張氏責其反覆謚賊之計而自取亡者不盡然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嗣世而未即立不得稱爵又如在喪稱子則既五年不得稱子若仍前無稱而名之又無以見其當立故雖先君既卒而葬不得復稱世子而亦不得不仍其世子之稱以示忽之宜有鄭其復歸為正矣葢使出

奔而稱世子則疑於無先君之命而未嗣世復歸不稱世子則起於羣公子爭立而奚之入鄭非簒故以稱忽為世子而大書復歸之文而後可知奚之稱鄭伯從其簒鄭有國之實而非因其能君與國人之君之也

許叔入于許

隱十一年魯齊鄭入許春秋書入不書滅則許固未嘗滅也據左氏則鄭已全有許矣許莊奔衛而不可復雖居許叔於東偏名則存許祭祀而實則鄭之外臣不謂之亡也得乎哉許叔因亂入許居二十年即得因齊桓之伯同諸侯為幽之盟許之社稷亡而復存蓋許叔之能也方其居許東偏以伺鄭其心當不能一日忘其先世觀變待時相機乘勢不藉外援克復舊土不可謂非許叔之謀勇也使其昏愚慵惰無

有為之志而又失可為之時太岳之裔其不祀矣而猶罪其因亂竊入非復國之義何哉文定謂其宜上告天王下赴方伯此時之天王告之何濟此時之方伯赴之孰聽鄭即有内難而天王方伯亦未必因之以復許也但許莊奔衛而經不書奔衛之後存亡不攷豈無嫡嗣或庶子生存者乎方許之亡也許叔甘心受鄭之撫存及鄭之亂也許叔則幸其災禍乘其危急而因以為利則知春秋未必賢之也特以紀許之所以有君有國與鄭世為敵怨之實耳故書許叔者以著非許之故君亦非許君之嗣子不得比於蔡盧陳吳之稱爵也書入者祗若許原有國而叔自入之以著前之所以不書滅許莊之所以不書奔而許之故土尚存亦不得比於蔡盧陳吳之書復歸也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鄗 穀作蒿

前書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則許之入非特鄭之罪而亦魯與齊之罪也閱十六年魯隱卒矣齊僖卒矣鄭莊卒矣三國新君嗣立不聞有葢前人之愆憫許之不祀而謀復其國者許叔既入而魯齊為艾之會左氏以為謀定許未必然矣自此以後兩君皆不見有會許盟許之事則所云定許者果如何以定之哉此會也諸皃新立欲解舊怨而訂新好魯亦謀所以釋紀也故逾年而有黄之盟矣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蔑之盟邾君舉字稱儀父三傳皆以為未命有爵故不書爵伊川文定皆以為附庸之君稱字孫氏以為附庸之君不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若是則邾君不得稱子矣然則來朝而書郳人何以知其貶耶既以附庸而未爵命不可書邾子如仍前稱儀父則未必牟葛皆有字可舉而一例書字舊史畧而書人

或是附庸之君於載筆之體宜然而夫子因之非有意以寓貶也故明年進之盟仍稱儀父僖元年貍之會諸侯皆擧爵而邾獨稱人豈諸侯皆無貶而獨貶邾耶豈大國皆君而邾敢以大夫與會耶則邾未爵命不得稱子私盟書字公會稱人無疑矣又何疑於來朝之稱人而以爲貶也至晉文列邾於溫之會而稱子必晉文請而爵之故自此終春秋之世與諸侯盟會皆稱子雖宣元年首朝篡弒之宣而亦書邾子來朝矣若儀父卒而書邾子克卒者魯旣通其喪紀魯史亦尊稱其君而以諸侯之末爵擧無爵而爵之亦魯之僭於禮也又如曲禮有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豈邾牟葛稱人以尊桓桓亦居然自尊夫子仍舊史書之如書穀鄧之名以交著其罪之義耶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趙氏以為衛衎之出國固其國也鄭突之出位非其位也衎自夷儀入春秋書之明衎之當有衛也突自櫟入春秋不書明突之不當有鄭也於義甚正然未晰當日之情事也衛衎之奔也衛人立剽衎未入夷儀十餘年閒諸侯列之於會者剽也同之於盟者剽也而衎無閒焉當時已忘乎衎之為君矣剽既弒而苟不書衎之入衛則後之交政於諸侯者何以著其為衎耶鄭突之奔也鄭人立忽突既入櫟十餘年閒忽之後繼以子亹而不見於經也子亹之後繼以子儀而不見於經也而突如故焉當時蓋莫不以突為君矣子儀既弒即不書突之入鄭而後之交政於諸侯者可以知其為突也蓋不書入鄭則兩鄄之會不疑於非突一書入鄭則埀之遇疑於子儀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宋公上公有齊侯袲

公作修

魯既於忽有怨而突又嘗為魯援紀以戰齊魯之助突伐忽宜矣宋以賂責突突因而怨宋突奔則宋宜乘機以報而亦助之者何也突以宋而立忽以宋而不得立突有鄭即不以為宋恩忽有鄭則必以為宋仇故與其存忽不如存突也忽奔於衛自衛入鄭衛宜助忽而反助突者何也突之立不以正朔之立亦不以正使輔正以圖不正則衛國之人將有辭矣故亦助突以伐忽必以為突之君鄭已久不可以易既為突亦自為也陳則曲從諸侯而已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四國伐鄭不克五國伐鄭又不克則忽固能君而鄭人君之矣忽弑亹立亹殺子儀立其國内亂突在櫟日謀於諸侯而不得入者幾二十年然則鄭人之君突於後果非出於心之誠然也

秋九月公至自伐鄭

前伐鄭不至而此至者以著鄭人為忽守雖臨以諸侯之師而突終不得入也而黨不正以伐正實為不義故桓之世前至盟戎後至伐鄭以並罪之文定至例有所謂黨惡附奸之説者惟此及莊之伐衛可通然使春秋專以罪桓而書至則桓之會稷以成宋亂豈不甚於黨突伐忽何以不至會稷耶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公敎以為得罪於天子召而不往張氏因莊六年有子突救衛事深以為然然爾時之天子尚能使列侯以事人召之往不往而又治其罪乎殆無之矣或是二公子者請於天子立黔牟以逐朔其後五國伐衛納朔天子助其所立之黔牟而使子突救之耳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齊必欲得紀非魯之所能庇也今齊又欲連魯以納朔陽為平紀之謀而巧借其納朔之力魯在其術中矣魯乘其納朔之機而陰遂其平紀之志其小智也而反為齊所用以為矢諸神而可恃也夫以齊衰之

鳥獸行而人能忍於殺一國君豈知鬼神之可畏哉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會公穀作及

前年來朝則兩伐之怨已釋而復盟之者必有故也然何以春盟之而秋即又伐之耶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闕夏字奚穀作郎

左氏以此爲疆吏之戰但不稱齊人而稱齊師則齊用衆兵恐亦非疆吏所能敵也當是大夫帥師以戰而不名者桓公之世不名大夫也孫氏以爲公及之其不稱公爲諱則政不然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讓國三傳未言其詳說經者皆以春秋稱字為賢之然伯夷叔齊太伯仲雍之讓去而不返而後中子季歷以安今封人之存也而季辟亡也而季歸嫌疑之間非讓國者所宜處也設有乘間而起挾季而謀獻舞者季何以處之乎泰伯仲雍之奔喪猶斷髮文身以示不可復立季亦有所以絕國人之望者乎故有讓而國興者有讓而國亡者讓而興者周是也讓而亡者吳是也周之興以伯仲之偕逃吳之亡以季札之不去而光因以藉口矣蔡季之始末不可詳季之復歸於國亦不見有內亂而究不得其所以讓之道也顧謂春秋賢之哉

癸巳葬蔡桓侯

桓侯以六月丁丑卒以八月癸巳葬相距僅七十七日蔡季知請謚之為禮而不知速葬其親之為非禮

何耶能使國人以禮請於王而不能使國人以禮葬其君何耶經書季以八月歸即以月之癸巳書葬桓侯歸即在月之初葬即在月之終相距亦不過二旬有餘日自蔡而請於京師自京師而須於蔡天子之策書若是其易而速乎國無危亂得謚而即葬何耶恐諸儒亦泥於稱字之為賢之稱侯之為變文而强為之說也陸氏以左傳及史記世本蔡之諸君皆謚為侯經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惟桓侯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史國史因而紀之故春秋特書之然則蔡他君本不稱公春秋因其私謚改侯書公是夫子强坐蔡他君之稱公矣夫私謚而不僭猶愈於既私謚而又僭者罪原不可以同科况又强坐以不僭之僭豈義也哉且又何以知桓侯之謚為請而得之而非仍之耶當是左傳史記之稱侯者蔡之本史原不稱公魯史於封人之稱侯偶從其國之舊稱其前後則因諸侯皆於葬稱公故於蔡亦一

例書公而夫子仍之耳又家氏以說左氏者謂蔡季獻舞爲一人爲非然春秋於蔡季不再見於經安知其非一人耶許叔入許稱字而叔即爲許男蔡季歸蔡稱字而季即爲蔡侯何所見季之稱字爲賢之而爲蔡侯者必非季叔之爲許男而人許之稱字爲非賢之耶

及宋人衛人伐邾

盟趙未逾年而即伐之傷信未有若此其速者汪氏謂以宋故而背盟是已書及書人諸儒多以爲微者夫邾小國以三大國伐之即爲微者亦可得志然而非定論也或皆大夫而不名耳内大夫不名則桓時不名大夫之義外大夫不名則文宣以前侵伐不名大夫之義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言朔不言日食在朔而史失其日也穀梁以不言日為食在既朔然經既明言朔則不當在既朔矣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公會齊侯于濼

黄之盟也齊速背而侵疆又會於濼何也豈盟不可恃而會可恃哉會濼而夫人在者將因夫人而終締之好也於是夫人欲如齊而公不能制矣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無與字

書與書遂玩其文氣有順風隨流不可得泊之執是必齊侯欲挾文姜以歸文姜決意從齊侯以歸而桓

不能制不得不俗之以如齊也此句當連上句作一氣讀至今讀之而當時魯人歎息痛恨莫可挽救之意夫子作春秋歎息痛恨莫可挽救之意猶可想見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隱閔書薨而以不地著其見弒之實其書薨者舊史也不地者夫子削之也桓在外不可以不地則一仍舊史之文也說春秋者謂隱公之弒舊史必委罪於人以脫桓翬之罪夫子改弒為薨而以不地示賊之為桓翬然則舊史於桓公之死必書齊彭生弒我公或齊侯殺我公為得其實矣夫子又何用為齊襄彭生諱而一例改弒為薨乎如謂諱我君之為齊所殺何以舊史不諱而夫子諱之乎又何以既欲諱之而又於前後文著其實乎可知桓公之薨於齊舊史原來如此書也葢魯憤其君之見殺既不甘專歸獄於

彭生而又畏齊之強不敢實罪齊侯而又欲掩文姜之醜俾不聞於鄰國故隱恥含恨而書公薨於齊也然則隱公之死舊史必書公薨於蔿氏無疑矣又左氏齊侯通於文姜公讁其事文姜以告齊侯齊侯使彭生乘公而殺之夫公之讁文姜私讁之也文姜之告齊侯私告之也誰見誰聞而左氏得其實以載筆哉毋亦因公與夫人如齊及後屢如齊之文而爲此想當然之說耶葢齊必欲亡紀而桓強庇之齊人憤焉因其來齊而授刃於彭生以速薨之庶以遅其數公以來有事於紀之志是以桓薨一年而遷紀三邑三年而紀季入齊四年而紀侯去國也而其禍起於文姜之如齊又屢如齊而宣淫不制則推本窮源而文姜與弒之罪不可逃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魯人之不欲仇齊也不待莊公修舊好通婚姻而後知之也使有仇齊之心則當於闔訃之日號哭而起上告天王下赴鄰國世子出服即戎親壓齊境有必得仇人而甘心之憤一戰不勝而再戰再戰不勝而頓兵曠日則雖桓公之喪逾年不歸而固未有罪也即不然喪至而兵起可也乃不逾月而喪至自齊矣而魯安之也喪至而葬又逾而齊襄則晏然用師於鄭殺子亹轘高渠彌若不警心於魯者而魯人亦竟安之也是誠何心哉魯人以為彭生既除而仇人得矣是可恨也

秋七月

左氏傳齊人殺子亹而春秋不書何也葢鄭人立子亹子亹儼然鄭伯矣如書齊人殺鄭伯則與突之稱爵無別如書齊人殺子亹則似子亹不當立而齊人為鄭突討賊故春秋寧没其事使不詳而必不詳其

事使亂名實而害義理也葢忽之弑子儀之弑鄭或不來告舊史或不書齊人之殺子亹齊未必不來告齊來告舊史未必不書而春秋不詳其事者䟽於夫子之削之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桓公書葬公㪉以為仇在外不責其踰國而討文定因之以為此春秋之法其說之害義也甚矣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天有内外乎在内而為臣子則為賊在外而為鄰國則為仇内賊必討外讐必復臣子之心其義一也在外不責其踰國以為有任之者天王方伯之罪而非其臣子之罪此後世父不受殺必告於有司鬬於司寇不得相為賊殺之論也然魯何以竟不告於天王赴於方伯耶且賊即在内雖為其國之臣子又何嘗不當請於天王而誅之耶但内賊弑君人人得而誅之外仇以國君而殺國君不得𠃍於弑

君之律而臣子之痛未有異也烏得以其在外而寛其復仇之責哉夫子於其葬也而仍舊史以書葬正以治魯臣子忘仇之罪而非原其在外而寛之也

春秋宗朱辨義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宗朱辨義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録監生臣宋大樽

春秋宗朱辨義卷三

高淳張自超撰

莊公

元年

春王正月

莊公不修即位之禮以猶有隱先君之心者有隱先君之心則必仇齊然而不敢也畏齊之強而兼欲匿文姜之醜也葢徒隱先君之死而不隱先君之所以死則以為彭生殺而仇已復矣若莊公者畏齊之強

而終身事仇則為無志欲匿文姜之醜而不絶之於廟則為不知義也文定以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故春秋絀之不書即位夫以閔僖為内無所承可也至於莊公生十四年其為世子久矣莊公之為世子即非誓之於王蓋亦受之於父者父命之為世子則其傳國繼世夫復何疑豈猶待先君告終之日諄諄遺言而始為得其正乎春秋之時諸侯之卒於會盟卒於侵伐者有之矣雖在外而實無故則其子以世適承祀不可謂之内無所承也如謂雖為世子而先君外卒未命其立猶為擅國則李斯趙高假始皇之命以立胡亥而絀扶蘇為猶竊春秋之義以行其私者矣烏乎可哉

三月夫人孫于齊

削姜氏而書孫桓之不得其死夫人之與弑情事了然朱子所謂雖無傳亦可曉也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作送

以諸侯而擅殺諸侯也其人擅殺之故以與內女亂也其內女即所擅殺諸侯之夫人也天王不問其罪而乃以女嫁之而乃以所擅殺諸侯之子主之是與齊侯之壞法而亂倫也是與文姜之淫而與弒也是與其子之忘仇而滅性也故一書單伯逆王姬而王之使魯魯之不辭王之不王莊之不子皆可知矣於是而孫者可以歸矣單伯左氏以為周大夫故經文作送王姬公穀以為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故經文作逆王姬按自此至文十四年單伯屢見於經必非一人當如名伯毛伯之世其爵氏而為周大夫也然使為周大夫則宋之師不當如書內大夫之會伐於鄄之會不當如書內大夫之會諸侯而請子叔姬又當如書祭伯來遂逆王后於紀之法書單伯來遂如齊不當以齊商人之擅執王臣而春秋無異文矣趙

氏曰王人以內辭書之然如書王人子突救衛既非內辭至如公會宰周公公會尹子單子公會劉子之類王臣與諸侯同辭又豈所以內之哉故左氏未可據也但既內大夫而為天子所命世臣於魯則魯應有加禮而顧不一書卒何耶其書逆王姬又與書內逆女同文王氏曰魯監國之大夫有單伯貫伯夷伯三人而貫伯夷伯不聞用事而見於經則公穀亦未可據也春秋如此之類後儒從左氏則經文作送從公穀則經文作逆固難為定論矣今且以春秋書法裁之張氏曰築館在秋如單伯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築成之後方至魯豈得預書送王姬哉蓋使夏送王姬則王姬已出京師魯至秋方築館至冬方歸於齊經歷三時則與書齊侯送姜氏書公會齊侯書夫人姜氏至皆在九月內事者有異宜其不然也又如鄭有祭仲則魯有單伯從公穀作天子命大夫為說而春秋書伐宋會鄄請子叔姬之文皆可以通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館於外爲哀麻之不可以接弁冕也非爲仇讎之不可以接婚姻也如謂仇讎不可接婚姻則當假哀麻不可接弁冕之禮以辭之既築館於外是與齊侯爲禮矣穀梁以爲不言齊侯來逆爲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者非也吳氏以爲魯不敢辭主婚之事故築館於外以爲姬之舍而俟齊侯之迎然魯至桓莊敢於逆王命者多矣況匿其仇讎之痛而辭以哀麻之哀合乎情當乎義禮何不可之有哉汪氏責其非畏王命而不敢辭實畏齊而不肯辭者未爲苛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諸侯繼世則有命桓旣薨而錫命諸儒以為追命之者是已錫命有詞有物攷於左氏襄王命晉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景王追命衛侯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則追命之詞與命文公成公之詞自各不同矣夫王之寵篡弒已於桓公在位時直書來聘以著其失其來錫命又為失之失者也桓公篡弒不申司馬九伐之法既寵其生又寵其死吾不知其所命何以為褒嘉之詞也一為褒嘉之詞而桓公篡弒之事隱而罪貸矣桓雖篡弒齊襄實以私殺之魯之臣子即畏齊而不敢報未嘗不冀天王申正其罪也桓不得其正命死於悍侯死於艷妻目且不瞑吾不知其所命又何以為令終善後之詞也一為令終善後之詞而齊襄擅殺之事隱而罪貸矣王之不王至此極哉而莊方以主齊婚得邀王命以寵其父又豈孝子之所以為孝乎

王姬歸于齊

書單伯逆王姬著王之命魯主王姬也書築王姬之館著魯受王之命而主王姬也書王姬歸齊而後知所主下嫁之王姬葢魯之仇國也事有以疊書而後知罪之所在者此類是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書遷紀邑者紀來告也紀托於魯魯之為紀謀者亦至矣而此時之魯於齊有殺君父之仇而不能復顧能庇紀哉宜乎紀侯無可告訴而至於去其國也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伐於餘丘于大故無闕可以不書書公子書帥師書伐者出慶父也文定以為誌慶父之得兵權是矣張氏責莊公不用師以報父仇而有事於無罪之小國於義尤精杜氏兼責慶父為公之子而不知君父之仇亦善春秋書一事而數義皆寓者此類是也雖夫子當日不必果有此意而無不可因事以發明之也

如以書爵書人書名書氏書字為褒貶然則慶父書公子為予慶父耶

秋七月齊王姬卒

魯主王姬故王姬之卒來告舊史書之夫子不削者張氏所謂特書屢書詞繁不殺以著其汨大倫滅天理之罪也文定據檀弓以為比於內女而為之服故書卒然莊公未必為王姬服檀弓因春秋書王姬卒

乃曰齊告王姬之喪莊公爲之服大功未可信也何以知之於不書塟知之如爲之服必往會塟如往會塟舊史必書舊史既書夫子必不削必詳書以著其罪也觀公子友塟原仲亦書則知塟王姬之不削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作部

夫人孫齊已自知罪矣惟魯人不絕夫人故夫人可歸惟魯人不仇齊故夫人與齊侯可會七八年間主王姬會伐衛狩禚再會伐衛次郎圍郕無非親齊尊齊之事宜乎夫人齊侯無所忌憚而淫於道塗未有虚歲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文定據穀梁以為公子溺也不稱公子貶而名之夫會仇讎抗天王而納不義之朔莊公之罪也舉魯之人之罪也貶溺而名去其公子何足以盡厥辜哉如王不稱天以書他事皆稱天惟錫桓公命含賵會塟成風不稱天則不稱天之義了然矣使内外大夫有事疊見其稱公子及有氏者或削或書則削公子削氏為貶不削公子不削氏為無貶可知矣何以春秋一書前則大夫多稱名而後則為公子者始終稱公子有氏者始終稱氏而不見一削以示義乎溺之為公子為世族皆不可知或公子而未命為公子或世族而未賜族則其書名為常也

夏四月塟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之入齊不得比於微子之入周紀侯非有紂之暴齊侯非有周之仁也夫酅紀之邑也先王先公之所分守也一旦迫於强鄰析國君之守土入以事仇即以為出於兄之意而亦有所不可太王事狄以土地而不得免者猶太王自為之紀之邑季安得而以之哉以齊襄之貪淫暴亂又假先世之仇以必滅紀而甘心必不因季之來而釋於紀侯也紀既亡亦未必以季來之故而存其五廟也季特近觀許叔之復許而冀倖於後日之相時而動耳而不知其入之不得為義也故以為春秋憫其不得已而恕其罪則可以為賢而褒之則非也觀下書公次於滑以援紀則季之以酅入齊必遭齊之逼迫原非出於紀侯之意

而季不能免於擅析國土歸附仇人之罪矣

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作郎

文定謂魯於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殺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此猶失於本末輕重之衡者也夫報父之仇豈得後於恤鄰之患而以救難之師為報怨之師哉方桓之受斃於齊也魯苟有人告於天王赴於鄰國即天王不能討鄰國不敢問而我之師直氣壯彼之理屈辭窮天理在人人心不死魯之人當莫不效死赴仇齊之人亦應屈於助淫人而黨不道退舍以避成言而還縱不能使凶人授首而氣焰亦少衰矣則齊所欲吞併而我之婚姻如紀者不必謀所以存之而自存矣而魯固不能也公之次滑不能救紀固魯之恥公即能結鄭却齊以救紀尤魯之恥也興師動衆不以復

父之仇而以恤鄰之患哉然公亦豈能為紀背齊者亦聊以塞紀之望而實不能解齊之交也觀於前後之曲從齊命而文姜無年不會則其次滑徒次滑而已此紀侯所以望絶而決於去國矣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作饗

書如齊師者一書會禚會防會穀者三祝丘則不徒會而又行享禮也祝丘非享之地夫人非享諸侯之人當時魯人當莫不知其非禮而舊史書之亦見史臣之直筆雖莊公不得而奪之者也

三月紀伯姬卒

卒伯姬者詳伯姬之始末所以詳紀之始末也詳紀之始末者所以詳紀托於魯魯不能存之之始末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突初為魯助紀今齊謀紀而與陳侯為垂之遇者突方德齊之殺子亹又日求諸侯納已齊強魯弱可以失魯不可以失齊故滑之次辭魯而垂之遇不辭齊也

紀侯大去其國

不書滅紀者齊師未至而紀侯先去也不書奔者已不自有其國不得謂之出此而奔彼也不書紀亡者不因其亡之實而沒其去之實也故以不書滅為齊襄諱者非也以不書奔為不加紀侯之罪者非也以不書亡為明紀侯無亡之道者非也齊襄貪淫暴亂滅同姓之國而遷其五廟安得聽其假九世之遠仇而以為賢而為之諱乎奔者有歸之道弟入不返夫人在殯不塟土地人民尺寸孑遺不顧何者為已之

所有而以為我之國而我奔乎季之在鄰乞憐圖存獨冀齊人之憫之耳五廟之得祀不得祀皆聽命於齊其實則侯去而紀亡非紀亡而侯去由後觀之則紀亡矣而就當日之事觀之則侯去也侯去而齊之怒乎不見其夷城郭毀宗廟與亡者不類安可槩以為亡乎春秋葢紀其實也齊以强暴逼一諸侯委國而去即不書滅而齊固不能無罪也紀不自强於前又不效死於後齊師未至脫屣一諸侯數百年之國即不書奔書亡而紀侯亦不能無罪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伯姬以三月卒紀侯以夏去非不能葬伯姬而去也紀侯委之而不葬者所以甚齊襄之暴而益魯人之恥也書齊侯葬紀伯姬而齊襄之暴極矣魯人之恥深矣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部）

齊侯殺魯君父日望魯之臣子有以報之也報齊之事一日不可緩報齊之心終身不可釋為齊而主王姬猶可曰尊王命以為禮而我之報之尚有日也會齊師以伐衛猶可曰為衛朔以用齊非為齊諸兒以謀衛大夫用師君未即戎也夫人會齊侯享齊侯猶可曰子不可以制母也至於莊公親與齊侯狩而後報齊之望絶矣夫一匹之夫仇人相見未有不氣填於胸怒形於色拔劍而起者顧乃與之從禽以為樂哉公羊以為齊侯稱人諱與仇狩然夫人之會享如師不諱而諱公狩耶穀梁以為卑公之敵所以卑公耶文定從之然書齊人以卑之何如直書齊侯以罪之耶或是齊弱魯而卑莊公齊襄不與之同狩而使大

夫從事耳如實為齊侯而夫子書人則是畧齊侯不著以專罪公也葢夫人會齊侯則夫人齊侯皆有罪

公及齊侯狩則公獨有罪故目公以罪公不目齊侯以釋齊侯釋齊侯然後知罪之在公也若此書公及

齊侯則似兼譏兩人之狩而狩之不足譏譏公與讎狩之義不著矣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莊公可以狩則文姜亦可以如師莊公可役車徒以同狩於原則文姜亦可盛侍從以同驅於道人責莊

公不能治其母夫莊公且不能自治而顧能治母哉

秋郳黎來來朝郳公作倪黎左作犁

桓公簒弒故來朝者皆譏莊公有父不得其死而日親仇人有母宣淫不制而貽羞宗國是不有其父不有其母也雖罪減於桓之加刃於其兄而忘仇而死其父縱淫而賊其母其悖天滅性瀆倫害理仁孝之心既絶義理之勇全無殆又甚於桓也嗟乎天下固有無父母之國哉郳黎來之來朝文定謂其來朝而進於禮不可矣蓋與朝桓之黨簒弒同貶也觀於公狩於禚夫人如師之下會齊宋陳蔡伐衛之上忘仇縱母抗王伐正之間乃有脩禮而朝於其廷者是耶非耶可立而斷之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齊抗王命罪一而已宋陳蔡不從王命而從齊命罪有加也魯則不報齊仇而曲從齊命以抗王命罪尤

甚也春秋目公以治不臣而又治其不子也四國稱人恐亦是大夫帥師如以抗王命伐衞而貶稱人然則三國從王伐鄭而亦稱人何耶使三國之伐鄭為大夫大夫又安知四國之伐衞非大夫耶觀於下書王人救衞則諸侯之抗王命即舉爵亦知其罪不必稱人以示貶絶矣

六年

春王正月（公穀作三月）

王人子突救衞

衞朔搆兄簒國法所當誅者也黜牟天王所立者也使政教號令得行於天下則諸侯莫不稟受而衞朔無所容於諸侯之國矣諸侯有黨朔者則天王申司馬九伐之法以并問其罪矣今乃五國之君抗逆王

命納不正而伐天王所立是天王之法不行於諸侯至出不得已而救衛與諸侯之恤鄰救患者等其亦凌替衰微之徵也諸儒乃以救為善之張氏以為王旅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春秋惟此一事何耶夫法不行於諸侯而與諸侯爭於黔牟與朔之閒即朔終不克納黔牟終得立而王師之出已無可褒矣

春秋書救者以傷天王之與諸侯敵也王人書字何足以定義哉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去年冬諸侯伐衛今年春王人救衛夏衛朔入衛秋公至自伐衛經歷四時不閒他事比而觀之諸侯之罪衛朔之罪魯莊之罪顯然朔書入衛以著朔以諸侯納之抗王以入也如以復歸為文則同於衛衎之自復而諸侯之罪

朔之罪皆不著矣

秋公至自伐衞

至伐衞於王人救衞衞朔入衞之後明以著朔以諸侯之師入諸侯實抗王師以納朔其罪甚於桓之伐鄭納突也如不書至則似王人來救而諸侯之師已散衞朔自入於衞莊公之罪諸侯之罪皆不著矣故莊之至伐衞與桓之至伐鄭書法同而義不同彼以著突有諸侯之師而不得入鄭此以著朔以諸侯之師入衞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衞俘（俘公穀作寶）

不曰衞寶而曰衞俘蓋其所虜獲也其所虜獲之寶器也五國伐衞宜各有虜獲然而五國之師惟齊為

强而齊又主其事宜四國無而齊獨有也魯既聽命為齊納朔是以來歸也一書來歸衛俘而齊之主兵可知魯之聽命於齊可知齊師之暴而有虜獲可知魯師之受制於齊而不敢有虜獲可知左氏以為文姜請之者未必然也文定謂受朔之賂汪氏以朔入而後歸為非得之黜牟而得之朔者亦非也若賂得之朔當書衛來歸寶而齊之得賂求陳蔡之各有賂皆著矣何必改其事實以罪齊哉春秋書此既以罪齊之虜於衛而尤以罪魯之聽齊命而受齊之歸俘也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主王姬之後而會禚卿會伐衛紀亡不救之後而享祝丘狩禚之後而如齊師親會伐衛來歸衛俘之後

而會防會穀然則夫人齊侯之無忌憚皆視魯人之柔懦庸劣不義無恥而後恣意以行也聞事以書而

春秋之罪魯人者至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秋大水無麥苗

一年書四事春冬則會防會穀夏則天變秋則天災天變即不專為魯而大水之異則魯親受之也會防不禁而又會穀於天變天災之後文姜即色膽包天而魯君臣絕不設計以為之防何哉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夫人之會齊侯所事何事齊人猶作詩以刺之豈魯不知其恥而以為兄弟姊妹至親無嫌哉史臣載筆

直書雖莊公亦無如之何雖以傳之後世而後世子孫亦有所不能改也使舊史不書夫子亦無憑得其年時月日而言之極詳舊史既書則夫子立義垂訓亦不得以先世夫人之醜忌其子孫而為之諱故刪詩而錄敝笱載驅作春秋而會禚享祝丘如齊師會防會穀一事不削也使弒君而舊史直書則夫子亦仍其文而書之不諱矣又何他事之目公不目公而以為有諱有不諱哉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此為受齊命出師會陳蔡伐郕無疑齊師未出而魯師先行不敢後於諸侯也陳蔡聽齊納朔固為罪矣伐郕而不出猶能却齊之徵師也魯既與齊有仇而顧不能自强如陳蔡哉其俟陳蔡當是俟其師出非

侯其來也文定以陳蔡距魯遠既欲伐邾必不踰邾而來會魯魯之次郎以俟者或是陳蔡過我或是與陳蔡有他事於鄰國然觀前後魯與陳蔡無會盟侵伐事必非別有他也使有他事而無關於前後無是非功罪以示義則亦可以不書矣

甲午治兵 治公作祠

此為治兵於郎無疑文定以為譏瀆武孫氏以為惡內不知戰皆非也受齊命而出齊師愆期陳蔡變約暴師露衆役久不用不得已而申明約束訓齊其衆而不敢歸其事齊可謂謹而畏齊可謂至矣使春秋削而不書則未知上之次郎為會伐郕而下之及齊師圍郕或疑其既歸而再出師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郕公作成

師及齊師是蒙上文次郎治兵來以見其役之久而專為圍郕也諸儒泥於書及不書會謂魯欲取郕而結陳蔡同伐陳蔡不至乃籍力於齊者非也吳氏辨之是矣若春秋書會齊師則讀者必疑次郎為他事而治兵又安知其非於國內乎郕降於齊穀梁以為諱滅同姓然則郕果降魯師而夫子改其事實以脫魯而罪齊耶文定以為伐國無義而不能服然則魯果以齊伐郕而郕服於齊不服於魯以是為魯之恥耶皆不然也春秋書郕降齊者以著次郎治兵圍郕以至師還無非曲意從齊滅一同姓之國而并於己無利為尤可惡也

秋師還

春秋未有書師還者獨書師還以著自正月次郎以來暴師露衆歷三時之久而無非為齊也次郎書師

圍郕書師還書師者非公自將也不名大夫者以不罪大夫而專罪公也按莊公嗣位至此八年春秋書事三十九條天變一天災二王錫命一來朝一莖王一卒葬諸侯四皆非魯之有事也其所有者一事則伐於餘丘而已餘二十八條則夫人孫者一會齊侯者五公與狩者一矣其事則齊娶王姬也齊滅紀也齊納朔也齊伐郕也娶王姬則魯為之主也滅紀則魯之婚姻而不能救也納朔則魯助之也圍郕則陳蔡皆不從而魯獨為之役也春秋所以詳書齊事者詳書魯之以齊事為已事也嗚呼父為其所殺母為其所賊雖手刃兇淫之賊猶當終身懟恨以至于死忘之已可罪釋之已當誅而乃敬之若天王親之若嚴父服其役若僕隷効其力若犬馬勞國之大夫士糜府庫之財捐生民之命以忠靖於仇人嗚呼諸兒不死尚不知所底也人之無恥喪心有至於是者哉春秋惡莊甚於惡桓故於天道王事來朝卒葬之外

他書皆畧而不書獨於此詳書以暴其醜惡而重誅之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齊襄荒淫暴亂積不善之餘殃必有殺身之禍即不寵無知絀無知亦於理不應得免也文定以無知不稱公孫罪齊僖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之恃寵而當國使春秋果有罪齊僖寵無知之義則當明書公孫以著其遇弒之由不當反沒其實也夫子作春秋於州吁之為公子無知之為公孫未甞於他事先見之於弒君書名何以使後人知其為公子公孫而黙會其削之之義耶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以連稱管至父而行弒得國必有助之者非雍廩一人能殺之也亦必有助雍廩以與無知之黨為敵者也如衛殺州吁必非石碏一人所能為故書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亦據其實而書之也使弒君之賊實為一人所殺春秋必别立書法異於棄疾殺比之文以示人人得討之義不當没其能討之人隱其獨討之事推之衆人而後為討賊之辭也又文定以無知不稱君為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夫謂齊人莫之君則是矣而謂已不能君春秋遂不君然則弒君得國而能君者春秋豈予其能君而君之耶若因其能君而遂君之則春秋為長亂之書矣後此弒君之賊在位有年乃遭賊殺而仍以弒君書者所以罪其國人不能連於討賊既君之而又賊殺之也無知弒君雖逾年而止數月耳其未成為君不當稱君也宜矣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公穀作暨

忘父母之仇而納糾以定其國文定譏其以德報怨是矣汪氏謂莊公本無仇齊之心而自以為齊出脩齊為援盟齊大夫以納糾者直是以德報德推論亦善但既盟矣而又伐齊以納之者必齊大夫於糾與小白之間各有援立之私而來受盟之大夫不能得之於欲求小白之大夫也蓋蔇魯地齊大夫既來受盟必不速渝公既盟而不即納必知齊人有不欲立糾者而整師徒以壓齊衆也

夏公伐齊納糾左作納子糾

穀梁以為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使盟之時可納魯胡為而不使糾入哉春秋之惡內者惡其納糾以定仇人之國雖克納亦譏也觀書小白入於伐齊之後是齊人拒糾而入小白伊川以後稱子糾謂既已

立之故須以未逾年之君稱之者亦恐不然齊人雖盟實未嘗立之也

齊小白入于齊

糾與小白其為僖公子或襄公子皆不可攷得其實則孰兄孰弟亦難以臆斷矣但兩人居皆有傳出皆有從則皆國之貴公子也齊大夫初盟糾繼入小白於彼於此不審於義而君其先入者殺其不克納者則糾與小白固以爭入之勝負為得失者也夫讓者生人之美德而爭則君子所惡固知春秋於小白不能無譏也使小白告於天王赴於鄰國召國之大夫平其兄弟之分而後入於得國有光矣即當時天王不能行其令諸侯不能行其義國之大夫各有援立之私而不可情至於入國之後內大夫皆屬而位固矣因是正其兄弟之義以却魯師而明責子糾魯人素弱其能挾弟以爭兄哉觀後之急殺子糾則桓兄

糾弟之説恐亦未有定也文定但以不稱公子謂春秋以王法絶之則猶以公子為凡為子者之公稱而泥之者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齊襄之仇生不能報之死猶往會其葬固知莊公原未嘗有仇襄之心也若以魯方納糾用師必不往會其書葬以討賊故非以魯往會故然桓公親敗宋齊衛燕之師及年而葬衛宣逾年而葬齊僖文定以為怨不棄義怒不廢禮古人以喪為重何獨於此而疑之又如哀公會吳伐齊聞喪不還閱月逾時公至自齊之後即葬悼公豈不以往會之故哉若以齊襄為見弑之君必書葬以示賊之既討魯即不往會而亦書然衛葬桓公春秋書四月而失其日文定猶以為往會故書則齊襄之葬使不以魯之往會而舊史所

書何以若是之詳而不失其日哉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小白既入齊襄既葬齊之君已定矣魯當自度其力之不足以勝齊而挾糾全師以歸矣乃猶殘吾民而與之一戰何哉此時魯人必以為魯雖素弱於齊而齊方內亂未嘗不可戰而勝之而納糾之義納糾之利又不可以失也然不能以一戰復仇而納仇人之後以定仇人之國雖戰勝烏足以為榮乎此蒙上文伐齊納糾來以著戰者公戰也罪公之不以戰復仇而以戰納糾也戰而敗辱益甚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氏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乃殺子糾於生竇則其殺子糾雖齊迫魯以師而實魯殺之

也然書取書殺之則似齊取於魯魯畀於齊而齊加刃焉者所以罪小白也然不徒曰殺子糾而曰取者亦以罪魯人之不能庇糾也然曰取曰殺之而書齊人者小白之入齊與陽生同則齊人之殺子糾與陳乞之弒君荼同也其復稱子文定以為明不當殺也使小白兄而子糾弟是小白正而子糾不正魯之納糾為黨不正齊大夫之盟旣為援立不正子糾以不正而外托隣國內結大夫將奪兄以再亂齊焉得無罪即小白殺之已甚而春秋可以削而不書何以既書齊人以罪小白又復稱子以正糾哉觀於無知既殺齊大夫即先來旣受盟小白既入魯師既敗而齊人急於殺糾則公穀以糾為宜君以小白為簒宜可從也文定以前不稱子後稱子為各有義然如鄭忽奔不稱世子復歸稱世子是一正世子之稱以明忽之正也則於殺糾一正子糾之稱以明糾之正何害於前後之異文乎

冬浚洙

前既伐齊受敗而殘民命今又浚洙備敵以勞民力為義之不當為以重累吾民其罪多矣使早為戰守之計以報齊仇則春秋何譏也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乾時之戰既為所敗矣子糾既取而殺之矣而齊師猶壓其境是欺我也此時乃責其不修文告之詞為非已亂之道亦太苛矣故雖用詐取勝而春秋不當深罪之也春秋所以罪之者謂大夫既能用謀士既能効死齊雖強未嘗不可一戰而勝而十年以來何不用以報怨哉故前之為齊所敗為辱而此之敗齊

亦不得為榮也

二月公侵宋

魯自合鄭敗宋之後宋未嘗一報我也十餘年來各以無事而忽以勝齊之師侵之春秋所以惡而書之也東方諸侯莫大於齊宋能敗齊則不畏於宋魯駸駸乎有自強之勢矣然十年俯首聽命於齊者誠何心哉既忘大仇而失其所以為心故其所為無一而可者也

三月宋人遷宿

書遷宿於侵宋之後則高氏以為宿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其貳而遷之者雖未必有所攷據亦可因以推其情事但春秋書此以著宋遷人國之罪義不係乎親魯不親魯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敗於長勺非魯之有加於彼也郎之次誠為無名宋以報二月之侵非無名也文定槪謂次者不以其事注氏於書次皆謂其出師之無名未為當也若云奉其辭令則二國去夫以責齊之三蹂我疆則我有辭而齊無辭以解我之不當有二月之侵則宋有辭而我無辭故亦未可以一槩論也然既不引義以却齊又不能引過以謝宋而徼幸一戰之勝其於齊則無毫釐憤怨於仇人而兵交禍結於仇人之後於宋則無故以侵其境又用詐以敗其師魯之為魯不得為義而公之為公亦不得謂之能武也陳氏以齊宋之次郎比之楚蔡之次厥貉謂齊桓欲伯諸侯將以絀魯然齊桓立甫逾年內難初平外勢未集豈遽有圖伯之心哉郎之次思以報長勺耳自敗宋師於乘丘明年又敗宋師於鄑齊桓乃知不能逮得志於魯

而為柯之盟也故以義言則無取乎公之用武以勢言則魯之為齊弱已久以一敗齊師兩敗宋師而得强立於齊桓創伯之時此莊公之所以謚莊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穀作武）

荆初見經而其事則為敗蔡師虜蔡侯甚矣荆之强而暴也故前此敗鄧敗鄭伐羅伐隨不書至於敗蔡而又虜其國君春秋然後書之以起齊桓之所以攘楚而成伯功也又外不書戰而言敗者七先儒日月例以為楚敗中國不日雞父之吳敗六國而日者為胡子沈子滅故故於殽日而於莘不日然楚滅陳滅蔡則與衛之滅邢同言日矣何以滅中國之言日同而敗中國之言日不同邪內如長勺乘丘於偃亦不日矣何以荆敗蔡之不日遂以為例耶又何以中國之於狄魯之於鹹日晉之於箕交剛太原不月不日

而時耶內事可詳則詳之外事告詞有詳畧則月日不可以悉先儒既定為例而于變其例者則又以為聖人有褒譏之義殊不可以通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陳蔡近楚中國諸侯有事未嘗不從齊襄之世猶聽命焉今齊桓得國方治兵以圖伯而獻舞為楚所虜若弗與聞焉者而猶用師以滅隣近之小國夫齊可以滅譚則楚何不可以敗蔡齊庸愈於楚哉且蔡侯雖虜而蔡未亡譚子雖奔而譚已滅則楚之勢張於中國而齊之惡甚於荆蠻也比事以觀而春秋之義可見矣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兵以侵宋而搆怨以乘丘而深至此而宋師又至正引過請釋之時也而再敗之罪益甚矣葢自此而宋之好絕也又內書戰者七來戰不言敗者一齊衛鄭於郎是也及戰不言敗者三及鄭師伐宋戰於宋及齊師戰奚及邾人戰升陘是也及戰而外敗者二公會紀鄭及齊宋衛燕四卿會晉衛曹大夫及齊侯於鞍是也及戰而內敗者一及齊師於乾時是也不言戰而外敗者八於菅於長勺於乘丘於鄑於偃於酈於蚡泉於鹹是也先儒以為用詐以敗之故不言戰然何以魯八敗人師而皆用詐耶㨿左氏則長勺之齊師亦以戰而敗之若以曹劌之謀為詐則城濮晉君臣之謀獨非詐耶當是戰有大小如野戰薄戰之

類不成其為戰故不言戰耳觀孟子鄒之於魯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言鬨不言戰可知矣又戰以日成者長勺乘丘於偃不紀日崔氏以長勺乘丘為譏莊之一歲而再敗人師以偃為譏僖之忘喪而即戎然則莊既一敗宋適年又再敗宋春秋何不并削於鄑之日以譏之耶僖公既忘親喪而敗邾公子友即於是年又忘國喪而敗莒春秋何不并削於酈之日以譏之耶其不日者或失其日或數戰而數敗之不可以一日紀耳故諸儒日月之例而又以變為有譏者不可以通也

秋宋大水

外災以來告往弔而書左氏之義也然春秋紀外災亦罕矣豈來告者少而往弔之禮闕乎非也書宋大水者以大而書非常之水也其他水旱螟螽之災有不足書者矣故雖來告往弔舊史或書而或夫子削

之者不媵書也

冬王姬歸于齊

著莊公之再主王姬也王氏曰主齊桓之婚其罪小故書之畧然奉王命而主桓婚雖謂之無罪可矣無罪而亦從畧書之者蓋畧於此以著前之詳於主襄婚者罪莊之主襄婚也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之歸酅自魯而歸也前之來歸不書者國亡君去非得已也歸酅書者以著叔姬之賢也賢叔姬所以罪魯也蓋酅已為齊邑矣伯姬則羞於齊侯而叔姬則又歸於齊邑魯親仇讎而不能庇其婚姻也賢

叔姬亦所以罪文姜也叔姬國亡來歸逮其君之既死而不留於母家文姜弑魯桓死齊襄而猶不能禁

十五年如齊之足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君弑而大夫見殺予以死節之義者必其人為君之所重為弑君之賊所忌又其人力可以討賊志必欲死君與弑君之賊不兩立賊必并殺之而後可以得志春秋乃書而予之不然則亦不勝書抑或舊史失之夫子無憑而書也諸儒每於死節不書者往往追咎其人不足書夫有死君之大節顧不足以益其夙愆而猶煩議其後哉故荀息雖成君之邪志而春秋猶以死節予之況如惠伯之死而以非君命責之亦

太苛矣至太宰督之不書則真不足書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衛州吁弑君得國閱七月衛人以計出之於陳請而殺之春秋書衛人殺州吁宋萬弑君立君閱二月宋人以師迫之於陳而殺之春秋不書宋人殺萬而書宋萬出奔陳何也蔡人殺陳佗楚人殺夏徵舒皆書而陳人殺宋萬不書何也惟其可以兩書此其所以兩不可書也宋人以公族之衆而又濟之以曹師不急於殺元凶而急於殺所立之公子公子既殺南宮牛既殺而猶使長萬得以輦母而奔不得謂力之不足矣奔而請於陳幸而得之耳使陳不聽賊竟失矣吾國人之衆勢不足恃而恃鄰人哉州吁好兵羽翼者衆衛人力不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用謀宋之力足以殺萬而縱之奔既奔於陳則陳為政而非宋之

所能必討也左氏載臨萬未詳月日不知閱幾何時而後殺葢既奔而討得討不得討未可知之事即得討亦不可謂之能討也則直書奔而已蔡人之殺陳佗以私不以私皆不可知即云以私勢必隱其私殺之意而假以殺簒賊之名不得忖其私憤而沒其公討也楚人殺夏徵舒則又公然以荆蠻之君而討中國之賊矣衛陳皆受宋賊之奔必宋請而後歸之無論陳以賂爲非義即衛不以賂而亦有所遲疑於其閒也故春秋簒弑之賊國人既君之則亦君之以罪國人諸侯既君之則亦君之以罪諸侯後雖或殺之或執之不以爲討賊而以爲弑君以爲執諸侯矣況陳之於宋萬既受其奔即不行賂而亦不得謂之討賊也則直書奔陳而已然後知春秋書宋萬出奔陳不特不予宋人之討賊而且罪宋人之失賊不特不予陳人之討賊而且罪陳人之黨賊也范氏責其久不討賊孫氏亦罪其緩夫果有必討之心而得討賊

之義何害於緩而且久而衛之閔七月顧不緩且久於宋之閔二月哉至閔公之不葬則宋方與魯交惡宋或不來告魯或不往會也不必强為之說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作齊人

文定以為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若是則桓為無君之尤者而又以為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其意緫泥於齊侯舉爵為襃四國稱人為貶也其謂與桓公者權也誅諸侯者正也亦不觧於孟子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之意矣既以推戴盟主為無君則受諸侯之推戴者尤為無君誅諸侯當先誅桓公從正可也

既以會諸侯安中國免民左衽之齊桓為有功則從齊桓安中國免民左衽之諸侯為無罪與齊桓當并與諸侯從權可也夫子從權以與齊桓從正以誅諸侯用法若此其曲哉盍記齊桓合諸侯之始其辭從畧非褒貶所寓也陳蔡近楚蔡君方為楚虜新君未立大夫來會宜矣蔡為大夫陳亦未必其君來也邾未有爵命雖其君來亦應稱人宋有長萬之亂御說初立內難甫平且是時齊桓所為未見信於天下宋能料齊桓之無他而敢以新君出會哉然則北杏之稱人宋蔡皆大夫無疑謂其君來而人以貶之者非也又文定以為齊桓始平宋亂遂得諸侯夫使宋亂果藉齊以平不應急背以致明年之伐當是宋大夫與會齊桓怒其君之不出而合陳曹以加兵也夫會者四國而宋先不服亦未見其能得諸侯也張氏責其不舉兵討萬於弒君之時呂氏謂其列國僅有陳蔡小國僅有邾齊桓之信未孚於諸侯者是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氏以為遂人不會北杏而滅之夫北杏之會者四國而已小國之來自邾以外無聞焉胡為獨罪遂哉如謂附庸之國雖與會不列於載書則又安知其會與不會耶齊侯之所求於大國者會而所求於小國者非會也徵兵則兵從索餉則餉入歲朝於庭而身為之役名為列國而實則外邑也世稱齊桓滅國甚多春秋獨書譚遂者必譚遂之於齊素以列國相抗故滅之以為小國之威不必懲其不會北杏也其他之不煩興師動衆而自入於齊者春秋不書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齊桓欲得志於諸侯而汲汲以求魯者魯衆諸侯之望也或謂莊公不應釋怨以與齊好夫莊公之大怨已身與仇人親釋之矣近日之怨所結者小納糾不克齊師三至郎與長勺魯再敗之獨恐齊不能釋而魯則無不可釋者也故北杏會四國不盟而柯之會盟桓欲示信於莊耳丈定謂敵惠敵怨不在後嗣猶若以莊之所釋為殺父之怨者夫殺父之怨未結於襄何釋於桓哉若莊果怨其殺父不得及襄之身而報之一旦遽釋於後嗣猶不能無譏也春秋之義以為莊於大怨且不能報小怨之釋無庸譏矣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鄭背鄄之會而侵宋故三國伐鄭魯背幽之盟而受鄭詹故三國伐其西鄙經皆明白宋背北杏之會未

有實跡左氏想當然之詞也故以為北杏之會宋公未出而齊怒之耳夫仁義不足而諸侯不服不能增修文德徒以威力摟諸侯以伐諸侯而謂春秋無貶豈其然耶伊川以為管仲得政未嘗興大衆其稱人者將卑師少文定用其說然自莊十一年後侵伐遷滅書人者十數見即皆將卑師少豈無一用大夫帥師之舉耶春秋之初政尚不在大夫故不必名其人而從畧書人也

夏單伯會伐宋

文定以北杏之會諸侯推戴盟主是為無君單伯會伐宋又以為會伐無貶夫天王之命則抗逆不從伯主伐國徵師則遣大夫以會推戴從順若此而謂其無譏哉然齊桓九合諸合一匡天下夫子稱之則從桓以伐不順者當亦無深責焉葢天下無王桓假尊周之虛名而行攘楚之實事其功固不可沒也但跡

其所為條分縷析以觀之桓
與天下諸侯可貶者多矣

秋七月荆入蔡

北杏之會蔡人先來葢自獻舞就虜之後懼楚而託於齊
也適年而楚又入之而齊不能救受日至之近禍而望無
濟之遠援宜乎蔡人之屈首楚廷而甘棄中國矣王氏曰
入蔡之書以病齊桓呉氏曰病中國之不競皆是也而或
者以為齊伯初創諸侯未從已之力尚不足用茍憤而加
兵强楚其勢必敗敗則楚益强而中國益病故捐蔡於楚
而楚服楚服而中國安此桓公管仲之謀也然而蔡之
蓄力積時先為不可勝以待楚之可勝是以名陵一舉
從楚豈得已哉虜其君而隣國不問入其國而伯主不
問都邑殘破而人民駭散非若陳之國勢猶可力支至
不得已而去華夏而從荆蠻亦當有以原之也且蔡即
從楚而蔡姬在齊猶通婚姻使齊桓以致江黄者致蔡

蔡宜即來蔡即不來亦當憫其不得已之故而名陵之師不當連諸侯之師以侵之夫用我屈敵之謀而絶不恤此困敝之國蔡於是乎絶望矣是益齊之棄蔡非蔡之果於服楚也則春秋之書入蔡誠哉其病齊桓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

高氏以為諸侯伐宋逾時不解至是宋公始服而為此會非也當是伐宋宋服此為再會耳吳氏之說為是但謂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為齊桓之不欲煩諸侯亦恐不然當是陳曹之師已歸蔡有楚難不至邾非齊所重可以不至耳觀明年再會又煩諸侯不得以此而謂春秋予齊桓伯政之善也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會于鄄

許氏謂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獨不知屢會之過於煩瀆耶此衛鄭所以變而魯猶不免姜氏越禮之行也又謂盟則衆信莫敢渝然同盟於幽而魯鄭渝矣此諸侯之心不一亦以見伯者以威力制諸侯之難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越境之醜八年不聞矣魯再通齊好而文姜復出是非文姜之欲而莊公欲之齊桓欲之也齊桓欲得諸侯不顧跡涉襄公之惡以致哀姜踵亂魯弑二君殺兩公子而哀姜亦不得其死與其行義以戮哀姜於後何如執禮以防文姜於前耶蓋伯者之不知義而所爲之苟且如此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郳公作兒

郳小國宋之力足以勝之齊桓初合諸侯不聞申大義一用師於有罪之國又不能扶弱小以抑强大乃役邾興師為宋以伐郳宜諸侯之心不一而合之難也

鄭人侵宋

鄭突以宋而得國入櫟之後宋猶捐前怨會諸侯以伐鄭而謀納之在櫟幾二十年而不為忽亹子儀所圖者猶諸侯之力也今既有鄭而即背二郳之會出師以掠宋境亦不道之甚矣此其所以為厲歟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桓既為宋伐郳又為宋伐鄭所以堅宋人附巳之心故桓之伯業惟宋實心輔以成之也此葢齊之為宋伐鄭以為南北爭鄭之始者非也南北之爭鄭始於僖六年諸侯圍鄭新城楚人伐許諸侯救許故此年荆伐鄭二十八年荆伐鄭三國救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救鄭三年楚人伐鄭猶為楚之欲得鄭而未成南北爭鄭之勢也

秋荆伐鄭

此為楚伐鄭之始葢既入蔡而又漸以及於鄭也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中國必不肯使鄭失於楚齊晉繼伯終春秋之世遂成南北爭鄭之勢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

文定以不稱公為惡公之叛盟失信而諱之夫春秋於魯惡未有諱者何諱於莊之叛盟耶公羊有公左穀無公文定不從公羊從左穀而以為諱恐是多生議論必欲深索春秋之義當云惡公之叛盟失信而削公不書如王不稱天以罪之為妥也然王不稱天如錫命會葬之類恐後人疑於禮之當然而不知其失故不稱天以明示其罪之之義至於諸侯之事前後直書詳書而是非了然如下書魯之受鄭詹而致西鄙之伐則公之叛盟失信著矣何必削公以示義哉至於同盟之義說各不同穀梁曰同尊周也然如齊桓之盟首止以定世子盟葵丘以尊王人晉文之盟踐土以朝天王獨非尊周乎何以不同即如初盟

於幽而王室有子頹之亂不見出師以救難何為尊周又曰同外楚也然如齊桓之伐楚而盟晉文之敗楚而盟晉昭之侵楚而盟獨非外楚乎何以不同且如趙氏以二幽之外同為外楚而重丘之後適年會宋即為諸侯交見之盟是與楚合矣何為外楚文定曰同欲也然而何盟無欲何欲不同而有同有不同者何耶又曰惡其反覆也然而入春秋之初盟而反覆者多矣何以不同而獨於後之反覆惡之也左氏曰伐某也某服故也杜氏因以為服異謂其昔異而今同也如伐鄭而同於幽陳鄭服而同於幽鄭服而同蟲牢諸侯服而同於蒲伐鄭而同柯陵服宋而同虛打鄭服而同雞澤兩伐鄭而同於戲於亳城北伐齊齊服而同重丘平丘皆是矣然救鄭而盟馬陵不可云服異也何以同新城清丘斷道於戚未見有異而服之也何以同有不可以通者矣此惟陳氏於二幽則曰同衆辭也猶未與以專主是盟也吳氏於二

幽亦曰未敢專主盟之權故曰同盟也二說頗合但陳氏謂未與專主是盟則似當日本不言同而夫子稱同以示不與為主之義者吳氏謂未敢專主盟之權則是桓盟而不主當日本言同也二家之說吳氏為是而又甚得孔氏所云載書稱同之義顧於後半部書同之故未見有所發明故致汪氏疑於鄄陵皐鼬而不取其說也汪氏於伯業盛衰之說又疑於齊桓二幽之盛而同牡丘之衰而不同晉悼之盛而始終書同祝柯澶淵既衰而不書同是猶泥於同不同為春秋所書而不知因乎載書之詞者也葢春秋之初無伯而有盟無主盟亦無同盟各盟其事而已故自參盟以上如瓦屋惡曹於析曲池穀丘於黄其載書之詞亦載其所盟之事而已至齊桓而變矣至晉靈而再變矣齊桓志在合諸侯以自伯將以一人命諸侯使諸侯尊一人也殆不欲與諸侯同者而其始猶未能一諸侯之心故二幽之盟以同諸侯為辭若

曰予一人未敢專惟諸侯同此也其後威力既行諸侯漸服盟江黄而專之矣至於定世子於首止則諸侯不敢不推之以主是盟而齊桓亦不復讓矣自此而盟甯母盟洮盟葵丘盟牡丘諸侯皆不得而同之矣故葵丘直以五命命諸侯而諸侯唯命是聽也欲如二幽豈可復得哉宋之曹南鹿上諸侯之薄僖公之於洮於向及諸侯之於宋猶瓦屋惡曹之類不必不同不必同而已矣晉文一戰勝楚諸侯畏服不敢不以尊齊桓者尊之而晉文亦儼然以伯主自處雖春秋於翟泉書人諸侯蓋莫不受約束於晉也晉襄繼伯襲晉文之餘烈垂隴之盟雖以士縠會諸侯而諸侯誰敢背之乎然自扈以往乃漸衰矣雖云晉世主夏盟而自度其力外不足以制楚内不足以服諸侯於是晉靈於新城之盟不敢自專而推於諸侯同之矣新城前後兩邑不同者諸侯既不序同不同不足論也辰陵之盟蜀之盟疑楚主之晉景之世清丘

則四國稱人斷道則諸侯至者亦少晉不足以致諸侯故蟲牢馬陵於蒲皆讓而不主況晉厲之於戚於柯陵尚能不推與諸侯同之哉惟是晉悼之伯不讓文襄然其為人謹厚而寬和有醇醇之功而不爭赫赫之名觀其初立而尋晉厲之故使士魴乞師則虛朾以致宋雞澤以懼楚伐鄭而盟戲再伐鄭而盟亳城北當亦讓而不主而諸侯亦未必以尊文襄者尊之也若夫晉平之不逮晉悼多矣祝柯澶淵不與諸侯同者何哉益圍齊之役晉師武競諸侯莫不稟命馬故澶淵猶振祝柯之餘威至伐齊受賂慾則不剛色雖厲而內荏重丘之盟又同諸侯矣晉楚大夫之盟宋則不可以同不可以言同者也晉昭之於平丘猶先世讓而不居之意而後復主盟於皐鼬者自晉楚爭伯以來楚雖有盛有衰而晉亦有盛有衰中國之師憚於戰楚論事者或以不戰為得服楚之道然亦其心之怯而氣之餒也而昭公會王臣合十八國

之師親臨其地雖不若桓之聲罪以討丈之一戰而勝悼之三駕以服而以視襄靈景平之不能以一矢相加既為有光即此於厲公鄢陵之戰終不得鄭者尤為極盛矣雖欲不主諸侯之盟而諸侯孰敢不推之以為主哉然而為力易竭諸侯亦自此而散矣而春秋亦將終矣然則主盟創自齊桓同盟之詞亦創自齊桓先為同盟之謙而後得行其主盟之侶後之視桓而起者能主則主之不能主則同之故同不同出於載書之詞而非春秋有所筆削於其閒也

郳子克卒

諸儒皆以郳為附庸從齊尊周齊桓請而進爵故克卒稱子然觀僖元年齊桓列郳君于檉之會猶稱郳人則此時尚未進爵可知當是魯郳通好齊桓又屢列之於會於其卒而來赴魯人紀以諸侯之末爵夫

子仍而不削以著魯之僭而妄紀小侯之爵也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詹公作瞻下同

鄭既同幽之盟矣胡為又執鄭詹左氏以為鄭不朝也文定因之夫齊宜必責歲朝於諸侯乃自背十二月之盟而即於春執其臣哉文定又以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見執為宜然則春秋豈以諸侯朝盟主為義哉葢鄭雖同幽盟而侵宋未見屈服故為宋而執詹也夫既不能平宋鄭之怨而又無德足以服人徒以威力强執其臣以脅制其君不得謂之義矣公穀皆以詹為微者詹果微者則權不足以主鄭事齊無用執之也詹當如祭仲傳瑕之類桓葢度鄭之權在臣而謂執詹可以得志於鄭不顧夫義之不

可

耳

夏齊人殲于遂

遂既滅矣殲齊戍卒於體不合書遂人殲齊戍也張氏以不書遂人殲齊戍為伸遂人復仇之志者不然如以伸復仇之志却以書遂人殲齊戍為當汪氏從穀梁以為存遂者亦非經意葢春秋滅國多矣使非因事而書如殲戍陳災之類春秋能一一搜其事以存之哉此獨以著齊滅人國之不義遂雖亡尚能殲戍以垂

後戒耳

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來而魯背盟公羊疑魯人入詹說詞故以為佞人也然莊公之於齊桓原有隅礙信之不堅又嘗有侵

宋敗宋師之嫌詹知其微是以逃齊不遽歸而先來魯葢欲搆魯合鄭以敵齊宋耳使魯堅信齊説詞能動之耶

冬多麋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此及僖十五年皆不日不朔食不在朔而又失其日也穀梁以為夜食家氏謂夜食當在丑寅之閒若在丑寅亦當紀日何以不日耶此及僖十五年長歷皆不入食限大衍歷此年五月壬子食差近後兩月十五年四月癸丑食差近前一月或置閏之在前在後抑或用朔之法不同而食有晦朔之差耳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既去可以無追追亦不必親往故書以示譏左氏公穀之説啖氏劉氏辨之最詳文定謂未言侵伐而書追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者亦未盡當當是覺之而追耳故以為國無武備啟戎心而不知警者失其情事矣

秋有蜮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鄄衛地鄄之巨室必衛之公族也陳人亦必陳之公族也公羊以陳人為陳侯固非文定以為微者亦非也又文定以遂為專事之詞責公子結之矯亦恐不然夫齊侯宋公何以在鄄又未有他國當是齊桓因鄭詹逃來之故恐魯與鄭合約公出會公亦因納鄭詹之故疑於出會而使結往結則有媵婦之事挾之以行也而伊川罪其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又恐不然如媵婦為結之私事則不當書於國史矣國史書之者是必以君命而媵也夫子仍舊史書之以著魯之結好大國不專遣會盟之使而使媵婦之公子結也

夫人姜氏如莒

齊者夫人之母家如齊且不可掩而況如莒哉姜氏八年不出一自齊桓失其防又致如莒之醜於姜氏何誅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諸儒皆以為討結盟之不恭若齊桓怒結盟之不恭則爾時不當與之盟矣既與之盟又何怒哉當是因魯既背幽之盟又有結之盟而仍不觧鄭之交以共事於齊故以兵臨之耳汪氏以為苟為鄭詹則不在斯時興兵者不知齊桓不輕用兵曲以致魯魯始終遲疑然後一聲背盟之罪也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再如莒皆書譏春秋於國母之醜一書再書屢書不諱則他事以為諱者皆曲說矣

夏齊大災

天火曰災亦以來告往弔書也然春秋書災者五書火者一諸儒因書他國災異不數乃各為之說謂此以大而書與書宋大水同宣榭之火以成周而書襄三十年之宋災以伯姬而書昭十八年之宋衛陳鄭災以四國而書也猶得其義至如襄九年之宋災高氏以為敗亂相屬人事不終書以示戒昭九年之陳災穀梁以為存陳者不必然也葢春秋以天火為大變故悉書之其他小變不足書而不書其書者亦非必其有為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戎穀作我

夏大災而冬伐戎亦見齊桓之不畏天恤民也家氏責其不討子頹之亂而伐戎伐魯爲遂利以自私亦得春秋事外示貶之義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鄭突因宋以有鄭得國之後即與宋爲難失位入櫟能使諸侯傾心納之在櫟二十年以區區一邑與全

鄭之人相抗既自櫟入鄭以患難艱苦之餘力又逆齊桓初伯之命又能殺子頹定王室之亂雄桀之材一時莫及不可不謂之能君矣突之不當有鄭於忽之歸鄭一書世子以著其簒逆之罪其後二十年間忽亹子儀不得一事見經者舊史不書夫子不得而益也舊史所以不書者諸侯始終以突為君魯始終以突為君故也葢鄭突與衛衎不同鄭忽亹儀與衛剽不同春秋紀事之書因會盟侵伐而書諸侯則忽亹儀之不與不可得而書剽之與不可得而削從其實也不然以忽之正而不爵以剽之亂而爵之春秋其為鋤正扶亂之書哉諸儒以鄭突始終書爵為春秋明其能君者非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薨稱夫人葬稱小君是魯不絶文姜於廟矣直書以著魯君臣之失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鄭突謚厲王氏以為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謚不敢妄加美名然則魯軌之謚桓齊諸兒之謚襄鄭寤生之謚莊公議安在耶突之謚厲葢國人惡之也以簒得國昭公因而不終其位子亹因之而殺子儀因之而弑在櫟則與諸侯親入鄭則與諸侯仇失位則搆諸侯伐鄭得國則惡諸侯而連年搆兵突之為厲也甚矣故於其死一著其惡也於此則可以知鄭人之君突迫於諸侯而不得已也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大眚於文姜既薨之後將葬之前恐亦如後世有大故而布恩肆赦之類為文姜施遺澤於後人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陸氏以為母有罪子不可得而貶然則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可得改者何耶縱不可貶而又亂禮而加美謚毋乃欲益彰乎但魯臣子失討賊之義於前而於其孫而復歸仍以夫人尊之則蕘莖亦不得不如禮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氏稱殺其太子御寇杜氏云陳人惡殺太子之名故以國討公子告張氏以為不稱世子未誓於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然春秋時已無尊王命而請誓世子者故春秋一書無未誓稱公子之義如晉殺世子申生宋殺世子痤陳殺世子偃師亦未必曾誓於天子也使以未誓立義則與先公之子稱公

子何别名實不幾亂耶春秋書公子祗當以公子論不必論其實世子也孫氏專命專殺之說最合大夫且不可專殺況殺世子母弟乎此語最為周匝文定稱君稱國稱人其說甚辨

夏五月

孫氏以為下有脫事吳氏以為四訛為五也二說皆可不必穿鑿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出國而盟大夫其故則忘舊仇而締新婚也諸儒以不書公及為諱公之與齊大夫盟然春秋諸侯之盟大夫大夫之盟諸侯公盟私盟習以為常何必諱哉如公子遂及齊侯盟郪丘臧孫許及晉侯盟赤棘內大夫可以私盟諸侯公何不可以私盟外大夫哉春秋凡公與外大夫盟名外大夫而不日公者其書法

則然非事事皆諱之也但如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及郤犨盟及孫林父盟皆書來聘此不書來聘又如及向戌盟劉亦書來聘此則書地同而不書來聘不書來聘而書及盟者惟此與及處父盟而已彼不書地而此書防防魯邑也則其來聘不書可知矣夫高傒之來聘為婚姻也齊侯使之來則齊魯之再通昏亦齊侯欲之也春秋不書齊侯使高傒來者見莊之欲昏於齊急於桓之欲昏於魯以著其忘仇之實也

冬公如齊納幣

直書公如齊納幣正以示貶非不行貶也莊公因高傒之來親往以固齊之志伊川以齊疑婚議故公自行後二年方逆為齊難之者殆不然也使傒盟為非議婚則可如傒盟為婚而不出齊桓意傒敢專之耶既出桓意桓又何疑既行納幣又何故難之其遲至二年方逆者終文姜三年之喪也而不知喪未闋而

納幣亦不可不謂之失禮矣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公羊曰公一陳陀也蓋公羊於蔡人之殺陳陀謂陀淫於蔡而蔡人殺之於此甚惡莊之娶仇女而親納幣故賤其事謂若陳陀之淫而必當見殺於齊乃為之巧語曰公一陳陀也說公羊者遂謂公如齊淫固憒憒而汪氏辨其不然亦未了了也公娶仇女其罪甚於納糾以定仇人之國故伐齊納糾不至而至納幣至觀社至親迎以著其罪也

祭叔來聘

諸儒譏私交之説皆是

夏公如齊觀社

莊公急於親齊故假觀社以往齊急於親魯故桓亦不之拒葢議婚既成而相為好而不顧君舉之不法也

公至自齊

王氏因穀梁尸女之云以公之意實竊齊女而以觀社為名故書至以危之然則竊所納幣之女耶齊防恐不若是之不謹竊士民他女耶莊公恐不若是其不肖也葢以著君舉之不法故書至於至納幣之後至逆女之前以罪之而不至遇穀不至盟扈以明示其義也

荆人來聘

以禮來聘既不可以州舉又不書爵書名而書荆人者畧之也不得比於中國諸侯而史亦不以書中國諸侯者書之也其後會盟侵伐交政既久則於其來聘一如書中國諸侯者書之矣諸儒以為進之者非也夫楚豈真有慕義修禮之實哉張氏遠交近攻之說最是汪氏以始書荆人繼書屈完然後書楚子使椒楚子使薳罷者始則嘉其慕義繼則予其服義及其浸慕中國荐講聘好則稱名稱人然如書楚人使宜中來獻捷豈嘉其執中國諸侯而人其君名其臣哉

公及齊侯遇于穀

覲社而不拒相約而即遇齊魯之君以昏故而相親也蓋齊桓求合諸侯必欲得魯故北杏之會不與而

為柯之盟鄄之會不與而受文姜之如齊豈高傒來盟既定莊公親往納幣而猶難其昏耶必不然矣

蕭叔朝公

蕭叔朝公與公朝於王所以譏非其地之失禮一也蕭既不以禮而公亦受之而不辭者方以小國朝巳為幸而不暇以禮責之也

秋丹桓宮楹

丹楹刻桷書以譏僭同一義也然何以五廟並列獨於桓宮踰制而盛飾之耶家氏以為娶仇女為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丹楹刻桷以蓋其無父之恥既知有母不知有父又隆於其父而薄於其祖無父無祖禽獸之道所以罪莊公者至矣但當時獨於桓廟加意者或以文姜新入廟以配桓公丹其楹而刻其

猶者非以崇桓公以崇文姜也崇文姜者以崇齊也在廟者齊女入見者亦齊女崇先姑以悦新婦在莊公藉以掩文姜之醜而哀姜則已視為閨中之範矣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盟防而婚議既定故親納幣遇穀而親迎有期故丹桓宫楹至此兩君又為扈之盟盟者所以尋防之盟也葢文姜之喪既終齊女將歸齊桓猶恐莊公之信不堅故再盟以一其心非三年以來齊之盟防遇穀其昏尚疑至此而始決也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前秋丹楹今春刻桷不一時並飾逾年而踵事增華可見莊公原無僭禮成見不過求悅齊女不能禁其侈靡夸大之私心也故以為有意以益父之恥掩母之醜者猶深文也嗚呼亦可嗤矣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莊公年三十七始娶哀姜先儒謂受制文姜使不得他娶而必娶齊女也葢嘗疑之莊生十四年而即位即位之八年而齊襄見弒是時已二十一歲矣文姜何不使之早娶齊女耶如云必使娶齊襄之女則齊襄既弒十七年而莊公始娶不知哀姜生於何年大約見弒時猶在襁褓以二十餘歲之子制之不娶使

待其襁褓之女必不然矣且使莊公制於文姜不敢他娶則逮其既死可以他娶矣而又何必齊女是娶哉當是文姜橫主內政制其子使不得有正嫡而其淫行不特內媿其婦而亦外慙齊女故莊公不得他娶雖於齊女而亦無心議婚及之也於其既死而急於娶齊女者魯人藉婚姻於強鄰宋之好既絕矣而齊桓又以子糾之故不我好也而此時之桓方合諸侯以創伯乾時之役既仇而長勺又敗其師桓之不能一日忘我我幾無以解之夫人如齊而尚未能釋然也高傒之來蓋魯人夙夜望者約婚既定親往納幣又觀社以親之遇穀以合之盟扈以堅之而親迎有期托於禮以自往而後依強鄰通婚姻之志始得也凡所以媚齊女者皆所以媚齊桓也殆莊公之志魯人之志而以為文姜之志者恐非也

秋公至自齊

大夫逆夫人皆書以夫人至公親逆而獨書公至夫人非大夫所宜以者以夫人至非禮也故書以譏之公親逆當以夫人至而先自至非禮也故亦書以譏之親迎之禮所以明授受也大夫逆而授之大夫大夫受之授受不明矣公自逆而齊不授公公無所受於齊授受不明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曰日入惡入者也陳氏曰書入以惡哀姜也夫女子之嫁也父母命之齊襄既歿當受齊桓之命莊公親如齊而不使之從莊以歸則非哀姜之罪齊桓之罪也書入以惡哀姜者惡齊桓也不正其從夫之道而以驕悍訓之致啟後日淫弑之禍而身不得其死故正其罪於後者桓也而兆其禍於先者亦桓也丈定謂不可見乎宗廟者以為仇人之女宗廟弗受春秋書入以示義非謂莊公不行見廟之禮也家氏

辨之非是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莊公以幾四十之年為一齊女始則曲意以求之繼則飾禮以誇耀之似不應昏庸若此故以崇齊女者所以崇齊侯以為其猶有藉援保國之深心也然而觀社則曹劌諫之丹楹刻桷則御叔諫之至於用幣而御叔又諫之魯猶有人焉而莊公一切拒而不納則直昏庸之至矣然則公羊以為公一陳佗穀梁所謂尸女者毋亦稔其寵夫人之事而深惡之因以意其必然耶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曹羈之名實不可攷諸儒因書法與鄭忽突同故皆以為羈係曹必曹之世子赤不係曹必曹之庶公子也此當然矣鄭莊卒而鄭亂曹莊卒而曹亂以為公子爭立亦當然矣宋人執祭仲而鄭亂戎侵曹而曹亂以為戎之助赤奪羈猶宋之助突奪忽亦當然矣後書曹殺其大夫以為如鄭之殺傅瑕原繁及治雍糾之黨類亦當然矣然則羈赤之名實可知也但鄭莊卒未逾年忽之出奔不稱爵曹莊卒已逾年羈既即位而出奔猶不稱爵忽於復歸得一正其世子之稱羈後不見於經并不得一正其世子之稱突歸鄭為君其後出奔入櫟交政諸侯至於卒葬歷歷分明赤歸曹之後未嘗一與諸侯盟會說左氏者以赤為僖公卒於三十二年而不見於經僖元年檉之會始列曹伯又七年書曹伯卒則班也班亦不知於羈赤何屬然則羈赤之名實終不可得而知耶宜乎公羊又有曹大夫之說也顧於赤言之不詳則亦不可

從益曹在春秋其國小舊史記其事畧夫子亦無從攷其始末而備書則從諸儒作鄭忽突比者可也而亦奪正之罪戎不義而亂曹之罪皆著矣

郭公

文定郭亡之義為是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嘉之不名非也諸儒乃引以說齊仲孫齊高子之類皆嘉之不名亦不是總之春秋無稱字為褒之義也穀梁以為天子之命大夫諸儒從之孫氏謂如鄭祭仲魯單伯之類皆是也然觀下書公子友報聘

及再如陳塟原仲則友與陳有私交而此為書諸侯聘使之始未必恰好陳有命大夫來而得異於尋常來聘之使也又如仲孫高子不皆命大夫何獨於女叔之書氏書字而知其為命大夫哉夫天子之使禮當以官爵氏字通諸侯之使則當以名通魯於天子使臣有直書其名者矣而於陳大夫之來舉氏舉字此後於齊仲孫亦然甚而於高傒稱子於華耦并紀其官又甚而內臣公子友稱季子外而宋之來奔者稱子哀益把損王臣而尊異諸侯之人凌替僭亂公然書於國史而不知其非禮夫子作春秋一仍之而魯之失不可掩矣此則以著友與陳既有私交而魯因友交好之故并尊異其來使之臣而稱氏稱字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朔不書塟諸儒以為朔逆王命故春秋削其塟以治其罪然朔逆王命其罪固大而鄭寤生覲與王戰射

王中肩其罪不尤大耶不削鄭莊之葬而削衛惠之葬有治罪有不治罪不可以通矣當是衛立子頹以亂王室莊王告於諸侯齊桓方以尊周為名故於朔之卒諸侯不往會葬魯亦視齊桓命闕于禮焉舊史不書夫子亦不得而書矣觀於適此兩年衛新君不與幽之盟齊桓猶聲立子頹之罪奉王命以伐之則朔之卒其為不往會葬何疑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文定曰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退而自責呂氏曰天子伐鼓於社社社陰之神日食則陰勝陽也二說合之其義始得葢日者陽德天子之象也日而有食之者陽不勝陰而陰侵之如强臣之逼君后之惑主四遠之侵中國也以天子視諸侯則天子君道為陽諸侯臣道為陰天子伐鼓於社者社陰神伐陰使不得

勝陽也諸侯伐鼓於朝者諸侯臣道所以自伐以明不敢干天子也天子所為恐懼修省者惟恐己之立德有虧請見于天而思所以補救之也諸侯所為恐懼修省者惟恐己之行事或悖天變於上而思所以挹損之也以諸侯而鼓於社是不知上有天子而儼然以君道自處不思自伐而伐社以勝羣陰為昧於在天之垂象非僅如他事之僭制踰禮而已也

伯姬歸于杞

此以誌魯杞昏姻之始亦以起會洮來歸朝子求婦之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

友魯之貴公子也報陳之聘而使友行汪氏以為此友私行之階季氏以為魯陳之交出於季友原仲之私行者皆是也觀於前後之文魯與陳未見有邦交之實而陳使之來聘既書氏書字以尊異之而後又有葬原仲之事蓋莫非季友之私也春秋來聘之使書氏書字只此一見外葬大夫亦只此一見夫子仍而不削者以罪友之私交昧於義而越於禮亦以著友托陳以自固所以能討牙與慶父之亂以定僖公而其後季孫行父之世結於陳其由來者久也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公無春字

先公失之于盟戎而戎狄之來禦之有道必欲報復而相尋干戈以倖一朝之勝是為以亂易亂春秋書

以譏之也

夏公至自伐戎

戎狄是膺魯史以頌僖公之功莊公伐戎何至遂以為罪然而道在有以禦之不在有以勝之故桓之盟戎固失而莊之伐戎亦未為得也春秋至桓之盟至莊之伐其義一而已矣諸儒危之罪之之例於桓莊兩公之書至大約可通

曹殺其大夫

諸儒皆以不稱名者殺無罪也然則稱名者皆為殺有罪乎文定義係乎殺則止書官義係乎人則兼書其名氏說為近之然以為罪在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則又不合使果有是非則義又係乎人

而當書其名氏矣何云不足紀耶陳氏以為亦篡曹而殺大夫宋杼臼無道而殺大夫必皆大夫而不義其君者也故皆不名然大夫而不義其君亦有是有非既有是非亦當書名以著之何為而別立不書名之義耶蓋春秋大義固在罪其專殺大夫又於罪專殺之中見所殺者之是非其不書名如曹宋殺其大夫或史失之而非夫子削其名氏以別立義也但如宋三殺大夫皆不名一則不紀名而紀司馬之官何以史失其名而獨詳於官耶

此等處義不可以强通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宋序齊上杜氏曰主兵也然宋齊稱人莊公親將文定曰戎徐為魯患既伐戎又伐徐也二說合之情事始得蓋使魯聽齊以為宋或宋聽齊以為魯則魯宋合矣觀其前怨未釋後好弗通則伐徐之役必魯宋

皆有怨于徐而齊出師而助之耳齊兩助魯宋者所以堅二國輔伯之心也春秋書此以誌魯宋之合于齊所以明年有幽之盟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春秋日食之變而頻年者始見于此不鼓不用牲于社觀三十年鼓而用牲則此年偶不行耳非知其非禮而止也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伯姬念父歸寧可也莊公念女受其歸寧可也必為洮之會何哉飾車服宴飲之盛以侈國人以悦其女

猶其所以媚哀姜者也然則公以父子而會不自以為非禮則齊襄文姜以兄弟而會亦不以為非禮矣

葢其昏庸之性然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前幽之盟猶得八諸侯今盟而衛許滕滑復不至齊桓猶未信于天下諸侯也故不敢自主而再推于諸侯同之穀梁以為得衆而所得者四國未為衆也汪氏以為陳鄭心服不復攜貳故書同以美之然得陳鄭而失衛許未可云盛也家氏以為後有合十八國不為得衆而于四國與其同者大齊桓之不以兵車也然齊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不當二幽同而其餘不同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公子友如陳直書葬原仲文定以為無貶者非也其意總以書公子不書公子為褒貶故以友不去公子為無貶耳具氏以為公之遣行友之會葬原氏之受皆非禮而參譏之者是也文定取禮記縣子之言謂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然則會葬成風則王不稱天以示貶而成公之葬晉侯襄公之葬楚子具不書晉侯楚子之葬亦以示無譏而春秋果有此義耶使古禮可廢而末流可從則春秋之世諸侯而僭天子抗天子大夫而僭諸侯抗諸侯皆可以無譏而春秋亦可以不作矣即如縣子所云大夫赴喪諸侯受哭其是耶非耶其得已耶不得已耶從末流而廢古禮烏得無譏季友之葬原仲烏得無

譏

冬杞伯姬來

歸寧禮也伯姬春會于洮而冬又來故書以譏之

莒慶來逆叔姬

諸儒譏公自主之說于義當亦有之但莒習于東鄙之風與魯素不相睦故好會不數雖莒子卒葬亦并不通其喪紀而乃嫁女于其臣春秋所為書以譏之也

杞伯來朝

焦蔚陳備賓三恪杞宋二王之後宋為公陳杞疑皆稱公也但見于春秋宋稱公而陳則稱侯不聞陳何以降公爵為侯也桓公朝左氏所書杞侯公穀皆作紀侯攷前後事實則公穀為是杞君今始見經爵書杞伯則杞之降公而侯降侯而伯皆無憑而知也當是三國雖同為周賓而爵有差等宋為公陳為侯杞

為伯原來如此耳此後之降而稱子則或為時王所貶或自貶以損朝覲貢賦之禮其說為妥二說又以自貶為無弊春秋從其實以書之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之會謂謀伐衛也謀伐衛而魯師不會何也蓋齊以衛不與幽之盟將假王命聲衛罪以伐之而魯衛兄弟之國恐魯又背而親衛故會城濮以堅魯人之心也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氏以為數之以王命是齊以王命伐衛矣而實則齊怒衛不與幽之盟也衛不與盟齊不返求其所以

不信于衞之故而即與兵以臨其境齊之罪也即假王命以聲立子頹之罪夫不及衞朔之時以治衞朔而罰及後嗣亦齊之罪也衞于齊人之來伐如申之以王命則當追原先世以自引過即問我以不與盟之故亦當托諸辭令以謝齊人兩俱不然憤而與戰則衞之罪也義自明白文定以齊稱人爲將卑師少而又主左氏奉王命以立説使齊桓果請王命以討衞罪既不親行又不遣大夫將可乎衞朔立子頹以叛王鄭突且能入救王難桓方圖霸置之不問佘其人已死其子一不與盟而即假王命以伐之是叛王無罪而不服伯主有罪矣以公濟私豈非春秋所惡哉如是則當從左氏作齊侯伐衞而經書人爲貶矣如果將卑師少則不當以請王命立説也葢春秋之初外諸侯侵伐不名大夫而是非曲直則因事以見不在乎書爵書人書師以爲襃貶也左氏又因衞人戰敗之後徼師而衞不從約會而衞不至而齊桓

不與再伐之師至于狄入不救城楚丘示恩而衛始與伐楚之役求其故不得疑為取賂而還而不知桓之伐衛即不取賂亦不得為問罪之師而桓方圖伯亦必不取賂以懈諸侯之體也又戰書衛人敗亦書衛人穀梁以為人齊不得不人衛李氏以為紀戰之燕人城濮柏舉之楚人敗皆稱師此不書衛師書衛人則貶衛可知然衛之及戰其貶無疑不以稱人為貶也蓋紀之戰燕助三國以攻紀城濮之戰楚得臣來救衛柏舉之戰楚囊瓦先圍蔡蓋皆興師動衆以行軍之律有事于外故敗皆稱師齊來伐衛衛倉猝與戰徵調未齊約束未定不成為師故敗不稱師觀于伐戰敗之上總紀一日亦可知其事勢之促矣春秋從實以書原非立義而諸儒紛紛異說此春秋之義所以晦于後儒之過于深求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荊伐鄭

荊以州舉諸儒皆以為外之也來聘稱人又以為嘉其慕義而進之也伐鄭復以州舉又以為惡其凌弱暴寡而外之也然則越此不十年而伐鄭稱楚人為復進之耶文定知其不可以通而遷其詞曰浸強也豈楚自入蔡以來至此尚未強又必遲之十年而始強耶仍不可以通也蓋自此以後紀齊晉攘楚之事為多詳于內諸侯則不可以不詳楚不詳則其事之是非不著也其初之或稱國或稱人不定者猶後書吳事之稱國稱人不定皆不必詳之之意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莊公親與齊宋稱人如果將卑師少則于善救鄭之中有譏矣楚憑凌中夏諸侯未嘗合兵一戰今以鄭

故而三大國出師則天下大勢所係也諸侯勝則中國之氣振楚勝則楚之勢張子元以六百乘伐鄭縱鄭能整暇示武而知勢不敵將奔桐丘齊桓卑其將少其師以往一戰不勝天下大勢去矣諸儒每以桓不輕舉大衆為善當此强敵而不親行有攘荆蠻安中國之志者當如是耶子元初有邪志出師無名其師不直其氣不壯聞諸侯師至而退齊桓微天之幸而成伯業為天下後世之功顧以當日事勢度之莊公親與齊宋必非將卑師少蓋皆大夫而不名也僖十五年盟牡丘之後救徐之師始書公孫敖及諸侯之大夫猶未歷叙其名氏外大夫獨帥師書名自文三年晉陽處父始外大夫連兵伐國書名自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始至鞍之戰然後內大夫外大夫之名歷書也春秋之初尚未有也文定每以稱人為貶至如救鄭之類不可云貶則曰將卑師少不特失于春秋之事而夫子所云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

出者亦并昧其世矣

冬築郿郿公穀作微

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為凶年而興工作矣故書以譏之文定及張氏之説皆是

大無麥禾

諸儒疑于不書水旱不書螟螽不書饑而書大無麥禾于是文定為倉廩告竭之説劉氏為初不蓄積日侵月削以至于無非一歲之事之説汪氏為人事之變非天時之灾之説皆不若張氏天時人事兩不足之説為合也麥熟于夏禾熟于秋天時有為麥害而禾無傷者有為禾害而麥無傷者有傷而不書者故雖水旱螟螽而不至于麥禾大無也至于麥禾大無而災甚矣故水旱螟螽不必書麥禾無而民飢大無

而民大飢矣故飢不必書然使國與民內外有積猶可也卿出告糴而知內之虛竭矣故曰天時人事兩不足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春秋書內災多矣未有書告糴者此書告糴以著莊公奢侈如娶婦會女之類務為靡盛又大興工作築邑新廄極臺池園囿之觀遊而國實空虛全不知恤也書臧孫辰者亦以著辰為國卿既不能遏君之欲又不能通國之用至不得已而奔走道途乞憐鄰國也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廄

書築郿于大無麥禾之前書新廏于大無麥禾之後其譏可知矣

夏鄭人侵許

鄭許之怨終春秋之世不解張氏以為齊桓盟幽而許不與鄭人或受齊命而侵之觀于書侵不書伐理當然也許叔入許之後鄭人凌許之端再肇于此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侯之卒葬不書叔姬之卒葬書者魯女故也亦可以傷紀侯失其國而卒葬不得聞于諸侯矣

城諸及防

文定于新延殿論之極是所謂有利不利時也然一時而城兩邑雖不值大無告糴之後書之猶譏矣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鄣未必為紀之遺邑亦未必為紀之附庸哎氏以為全紀不能自存况能以一邑抗齊二十年者是也即紀之附庸魯不能救紀而又救其附庸乎趙氏以為會齊圍鄣者是也葢莊公此時堅與齊好既同幽之盟而又助伐鄣之師必不為鄣以背齊明矣

秋七月齊人降鄣

郕受圍而後降此但書齊人降郕者必齊師將出郕自度不能支及其未至而降之以免攻圍之害也觀此則知魯次成之師為俟齊師之出以郕既降而止矣然不書郕降于齊而書齊人降郕者以未見侵伐而郕降如書郕降于齊則似郕無故自降而齊人迫郕以降之惡不著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書齊侯葬紀伯姬魯不往會也書葬紀叔姬魯往會也魯前欲存紀齊必滅紀魯與齊相背故伯姬之葬勢不能往叔姬卒于酅齊魯相好義不可不往夫皆魯女也一為夫人一為夫人之娣而魯于往葬之禮一視乎齊之喜怒可歎也已又酅葬叔姬緩必齊將用師于郕郕近于酅紀季懼齊師之及故俟郕降難平而後葬也則以郕為紀之附庸者亦或然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齊伐山戎既不徵師于魯何用與魯謀許氏以為齊桓不自恃而取策于莊公者不必然也葢桓所仗于内諸侯以為信附者魯宋也衛則伐而未服鄭猶攜于齊楚之間一旦遠伐山戎用兵于外宋之與我雖堅而猶恐魯為衛鄭所搆故假謀伐山戎以通好示信使不我背耳伐戎而遇莊公于魯濟即伐衛而會莊公于城濮之故智也

齊人伐山戎

齊之伐山戎以山戎可以得志得志于山戎則可以威楚此管仲之謀也然而非强本治内柔服遠人之

道亦不可謂春秋無譏也文定必以不稱爵稱人然後爲貶然則獻捷而稱齊侯爲無貶耶又以獻捷稱齊侯知伐戎之非將卑師少夫使命將往伐而自來獻捷如楚子執宋公而使宜申獻捷不親伐而親獻親執而不親獻各自爲事非有定體何以必伐山戎之爲齊桓親往耶文定總泥于書人爲貶非貶即將卑師少而不通于前半部春秋不名大夫之義故其論多紛糾耳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莊公興作皆舉于昏齊之後蓋依強鄰觧外患而其氣驕其志荒矣至此又恣爲臺觀之娛也抑又甚矣

夏四月薛伯卒

薛入春秋于隱十一年來朝稱侯歷桓莊兩公之世幾五十年不見于經至此書薛伯卒其為微弱而自降可知矣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桓遇魯濟以謀山戎既得志于山戎而來獻捷既以自誇示亦以報魯濟之謀而結莊公之心也故不憚自卑屈以伸其糾合諸侯之志夫定謂獻捷為書以示抑之之義極是

秋築臺于秦

三時而三築臺示譏之義顯然

冬不雨

三時築臺一冬不雨書以警戒後世者切矣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築郿之後無麥禾而又新延廏城諸及防三築臺之後不雨而又城小穀莊公可謂不恤天災不愛民力之至矣葢未有昏庸而不恭侈者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魯宋輔齊齊親魯宋梁丘之遇宋公即會莊公于城濮遇莊公于魯濟之意皆齊桓就之以示昵好不必

其有事也左氏以為楚伐鄭之故齊請會諸侯宋公請先見此時不聞鄭有楚師楚之伐鄭諸侯為𣙜之會在三年之後于此不當云云云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殺而諱卒公子友諱之也牙有逆心因而有逆言友及其難之未發明正其罪誅不避兄君臣之義未有為友罪者即誅而酖之不彰其惡而消其難以為恩義兩立亦未為失也牙死而慶父在卒弒兩君為禍于國為友解者曰慶父主兵日久不能遽去又曰牙死而慶父勢孤雖弒兩君而卒不成然友能以君命殺牙牙奉命以死不可謂無權也乗時以君命逐慶父慶父雖主兵權而莊公餘息尚存魯之人必不敢從慶父為亂則一再舉手而魯難靖矣友曲意彌縫以為牙死而慶父可制則内惡不彰而嗣子可定

釀成禍亂幾致削亡即䘏其事勢之難而又忌一時殺兩兄之名不以此為友罪可也而又從而賢之謂得親親之道殆不然矣葢友殺牙而諱卒舊史亦因而諱之夫子作春秋不得而改文定取陸氏之說以為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者非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莊公私于孟任而生子般其為子也微又屈于哀姜不得早立為嗣于閔僖之閒般為長故公子友以為般也存君何憂也而閔為哀姜之娣子慶父之亂所由以生使莊公早娶夫人或不至于無適使後不娶齊女亦或不致逆臣資以為亂莊公葢受禍于齊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莊公在殯子般即位而次于黨氏何也毋乃季友知慶父之必為難而次黨氏以避之耶夫不知慶父之為難猶之可也知之而不明告于國之卿大夫護嗣君而逐亂人失于計矣蓋季友于内事意在彌縫掩覆而又不能消難于未萌難作禍成而踉蹌出奔謂之賢而能斷不可也文定謂慶父主兵勢傾公室非季友力所能支然試思慶父之弒子般何為哉將以自取也再弒閔公何為哉又將以自取也夫久握兵權弒兩君如反掌而卒不能得志必有所畏忌而不敢矣因其所畏忌者斷以治之固知慶父必無能為也况牙以欲立慶父之言而友致之死友與慶父相軋之形跡已見而猶欲陰消其慝以漸制其所為愚矣

公子慶父如齊

閔公齊娣之所出慶父如齊以定新君而亦因以自固實非出奔而何以宜書出奔哉穀梁以齊仲孫為慶父故以此為出奔而以不書奔書如為諱耳

狄伐邢

齊桓伐山戎而獻捷誇功謂足以内服諸侯而外警遠人矣狄乃于内地肆伐諸侯無所忌憚然則以力服人者誠不足以服人也

春秋宗朱辨義卷三